

絲荷女士編

# 中國婦女生活寫真

上海圖書館藏

廣益書局出版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1 4426B

生活

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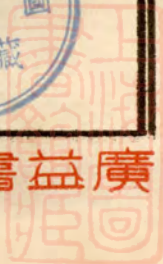
之一

# 中國婦女寫真

綠荷女士編



廣益書局出版



## 寫在中國婦女生活寫真的前面

寫成了這本中國婦女生活寫真以後，便聯想到世界各國的婦女生活。現在且把她們約略地介紹一下，以爲我們中國婦女界，作一忠實的對照。「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這又在乎我們的善於自處了。

日本家庭中的主婦們，在目前不景氣的情勢下，極力謀獲得一種自身的職業；將所得報酬，悉數儲存於家庭儲蓄會中。她們的用意，以爲國內不景氣的程度或更嚴重，爲未雨綢繆計，不得不力事儲蓄。

蘇俄現正努力於第二期五年計劃的工作。鄉村中的婦女，都是五年計劃中工作的健將。每一個農婦，除農場工作外，平均要管理一條乳牛，十二隻豬，十二隻綿羊，十八隻雞。她們黎明即起要是不下雨，到傍晚六時後才休息。



比國的婦女，都有魁梧的體格，強健的肌肉，寬大的胸部，自然的乳峯，以及靈敏活潑的言動。她們在星期日才換一套比較美麗的衣服，出遊公園；一回到家中，立即脫去，穿上舊有的衣服，提着水桶，拿着抹布，很起勁地從事於室內洗拭的整潔工作。

丹麥是一個農業國，在鄉村的婦女，固然親自到田疇去工作，即在都市中的，也很注意於農事。每家的主婦，差不多都有雞鴨豬羊的飼養，作為家庭的副業。她們一年四季，廚房中所用的肉類蛋類，多數是由自己供給，向外界購買是很少的。

法國大家都認為是繁華之邦；可是法國的婦女，都靠自己維持生活。都市的婦女，在國民教育完畢之後，如不升學，就開始工作生活。她們以為沒有職業是極可恥的。

德國是歐戰中的戰敗國，為欲復興的緣故，全國人民，皆很勤儉，雖上



等人家的子女，也沒有「哥兒小姐」的習氣。她們主持家政，親摻井臼，不厭辛苦；也有服務於商店及各種公共機關，勤勞儉樸，效率不弱於男子。

瑞士是世界的樂園，人民處於自然優美的環境中，所以他們的民族性表現，是和平仁愛的。瑞士各個階級的家庭生活，都很嚴肅有序，夫婦間相敬如賓。男子出外辦事，主婦必送至門外；及歸，又笑容可掬的接待。每值禮拜休假，闔家出遊公園，談笑歌唱，其樂融融。

至於中國婦女的生活，是否夠得上說現代婦女的典型，或是墮落，那麼，請你們在這本書裏去找尋，親切地認識一下罷！



# 中國婦女生活寫真目次

▲台山婦女生活

▲高要婦女生活

▲高明新嫁娘生活

▲潮州新嫁娘生活

▲福州科題婆生活

▲外蒙婦女生活

▲滇省農婦生活

▲梧州勞働婦女生活

▲廣西苗婦生活

▲貴州苗婦生活



▲蛋戶婦女生活

▲浙西農婦生活

▲於潛樂平農村少女生活

▲浙西典妻生活

▲斜溪婦女生活

▲浙東婦女迷信生活

▲瑞安婦女生活

▲溫州婦女生活

▲杭州絡繹婦女的生活

▲嘉興三妓——海陸空——生活

▲南京歌女的生活

▲江北婦女生活





▲靖江婦女生活

▲東北婦女生活

▲蘇州婦女生活

▲上海婦女生活

一個政治機關女職員的自述

一個電話公司女接線生的自述

一個女郵務員的自述

一個女錄事的自述

咖啡店女侍自述之一

咖啡店女侍自述之二

一般勞働婦女的生活

絲廠女工的生活



被玩弄者的生活

歌女的生活

女茶房的生活

舞女的生活

花會娘娘的生活

賣長鏡的生活

▲都市賣淫婦的代表生活

▲內地養媳婦的代表生活



# 中國婦女生活寫真

## ▲台山婦女生活

廣東籍中那說話慣用舌音的，就是廣東台山人。他們在外表上都很有精神，活潑（？）。是的，因為他們「毫包通了花旗」，有充裕的經濟呢。

然而他們家鄉的婦女生活怎樣？總一句話說：只有金錢物質的享受，沒有肉體靈魂的滿足。

在中國閉關時，台山可以說是廣東最窮的一縣，通商以後；他們年壯力強的青年，大幫的就跑到外洋——美國最多，跟着資本主義的發達而發達。爲了金錢的追求，直至死了還不歸來的，所在皆是。直至現在的青年怎樣？他們仗了父親（？）的金錢，先受一段基本教育，大約到身體發育成熟爲分



期，前者爲教育，後者爲結婚。

結婚後怎樣？快的一兩週，多的一兩月，便又到外國去了。

在這樣經濟組織下的婦女——自然是舊家庭的女子，她們像豬一樣聽從父母之命，父母爲了金錢，也不顧女兒幸福。因此她們結了婚，有些連話都沒有說上幾句，丈夫便遠涉重洋，而她的孤枕獨眠的變相的寡婦生活便開始了。

在那一兩月間，便是她們一生最幸福的，也是她們能否有生育的最高決定，幸運地生個兒或女，那自己的孤寂痛苦，稍可分薄一些，雖然他長大了，一樣又到外洋去，她大了一樣爲人守寡（？），然而他已有了妻（卽她之媳），同病相憐，苦中仍有點樂（？）。

不過在丈夫啓程前，他們總是依例買下一個孩子，既可以安慰（？）新婚少婦，又可以續傳後嗣，他們十年內歸來可做「新翁」，廿年或卅年歸



來，祖父會祖父，也可做到了——孫或曾孫同樣是買的。

所以台山雖一富地，然已盡成女國。「有女勿嫁台山郎，百夜不歸一夜床；蜘蛛牽絲床上頂，烟塵佈滿一邊床」的長恨歌，田野山谷裏都可聽到的。

### ▲高要婦女生活

現在還有不少人說：廣東是蠻夷之邦！這在某方面是要承認的。只要我們能深入的到他們的民間去，隨處都可找到：即使隔溪相望，而言語風俗不同的；所以說他是蠻夷之邦，實在不算過分。

高要是在廣東西江下游，地多山谷，極少平原，土人很少經商，故農業頗發達。他們的經濟組織還是「以貨易貨」的原始經濟制度，是以婦女爲家庭經濟中心，一切收入與支出，都由女性主持着的。她們本身雖沒受過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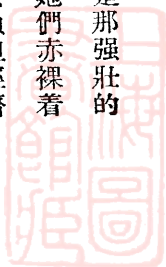


育，可是在天性上，女子常比男子活潑聰明。

在田野間或屋內，很少發見男子在工作，我們所能看到的都是那強壯的自然男性化女子。她們不怕太陽，由朝到晚在酷日之下工作，她們赤裸着天足與大腿，沒有一些分心地為家庭社會生產，她們代替了丈夫去負擔經濟責任。

她們因為負了整個家庭經濟責任，對子女的责任只有懷胎，產生，及哺乳而已，其餘一切，都由丈夫管理。

那裏的男子，因為有妻子負了經濟責任，謀生的能力就退化了，每天除了馴服的給她性生活外，就是為她育兒。在每天早上，依例向「老婆大人」討三兩個角子，就負了小孩子跑到附近的所謂俱樂部過活去了，不是打牌喝酒，就是燒大烟，孩子乖的讓他一天到晚在背上，壞的索性拋在一隅任他哭或睡，……直到他們六七歲都是這樣無意義跟着父親跑，母愛的教育，一滴



也受不到的。

在富庶的江浙，學齡兒童尙不能全數入學，經費落後的他們，希望學校教育去補救孩子，這簡直癡人說夢！所以他們既缺乏家庭教育，又沒學校教育，他們的整個社會，就成了文盲社會，他們的實業，社會制度，經濟組織，因之亦沒有進步了。

### ▲高明新嫁娘生活

如果說「嫁後不落家」是廣東的特殊風俗，那末，廣東高明縣便是這特殊風俗的故鄉。嫁本來是女子一生最快樂的時光，但對於高明的女子，嫁祇是終身徒刑的宣判！罪犯有的也不過是一時間或較長時間的不自由，但高明的女子——自然也不單是高明一縣——却一嫁便成終身的家庭囚徒。

但是最失望不過的莫如高明的婦女，她們五六歲便由父母作主受了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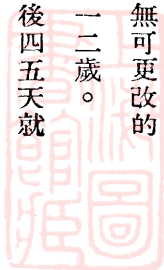


聘禮，除了某一方被發見是生了「麻瘋」病之外，這聘禮便成爲無可更改的鐵的婚約。大約在十八九歲便由父母作主結婚了，小的還祇有十一二歲。

嫁的前夜照例是一個整禮拜底夜哭，而且是長時間的哭。嫁後四五天就回轉娘家來，這雖然是嫁了，而身體還是完整的處女，那可以想像得出這對名義上的新婚夫婦如何的苦悶。

嫁是嫁了，惟新婦還得居留在娘家十年八年，甚至十一二年也是平常的事，最低限度非有五六年的居留不成。所以，嫁後十五六年還能保留處女的完整，也不是奇怪的事。爲什麼要這樣？一來雙方本無感情可言，那裏生出同居的要求？二來是「門面」的關係，嫁了便住在夫家不返，別人家便說你娘家落薄了；三來是那姊妹團的壓力，因爲這不落家的惡風，便是姊妹團的規條，如果你違反了，就成爲姊妹團的公敵，誰都要譏笑她。

在年關時節時，照例返夫家一趨，但時間不過兩三天，在這兩三天的當





兒，她們是餓着肚皮，只有姊妹們便中送些粥飯來充飢而已。這樣，你要是強迫她多住幾天，那你就得當心她的性命！她每每在更深夜靜之際，背着人逃走的。她的丈夫也沒有辦法，因為通常不和丈夫睡在一床，她們寧願孤零零地抱着一張木椅挨到天亮。

記得有件悲慘的故事，某一個年初一的晚上，雨水傾盆的倒下，河水漲得非常，有兩個同一鄉的新娘相約在深夜逃回娘家，鄉村的深夜總不會比都市光亮，假使沒有月亮星光，任何人也難以在崎嶇的小路上跑動，試想這兩位雨中的新娘如何走得路來，於是她們終於在渡河時不知河水深淺，沉下水喪掉了生命！

更奇怪的，近來成立所謂「婚姻改良會」。規定嫁後居住娘家最多不得過三年，年關時節返夫家至少七八天，住未滿期而逃走的由父兄負責，有將父兄留押的，於是因女兒而坐獄的時有所聞。



## ▲潮州新嫁娘生活

(一)

新娘在結婚前夜，照例應該跟母親同睡，據說是領教關於「夫婦之道」的（新名詞是「性生活」）。還有一件事，在臨結婚之前，應該哭泣流淚。

——這本是人情之常，離別家庭到生地疏的地方去，自然要感得十分悲愁，哭泣是應該的。但有些女人，對於結婚早已神往心醉，那裏能擠出眼淚來？而一般人對於臨嫁不哭泣的女人便視爲不祥，尤其是當上轎的時候，多少應流一點眼淚。他們以爲女兒臨嫁不哭，會把家裏的財產帶走。有一個好笑的故事：一個女人臨嫁不哭。她的母親硬迫她哭說：「兒呀！你應該流點眼淚給爸爸「買田」（發財）才對！但是她却說：「我心裏不會覺得悲慘，叫我怎麼哭呢？」接着還禁不住笑出來。



結婚是快樂的事，何須哭？這明明是古代搶婚風俗的遺留，一個女兒給別的部落強搶了去，大家當然感得悲哀，非哭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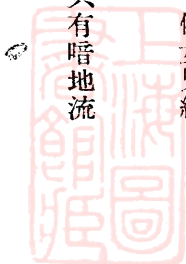
在母家應該哭，但到夫家便絕對不准哭，有的因生活不慣，只有暗地流淚而已。

臨嫁時，還需要請村中最有年紀，聲譽，地位，而兒子最多的男人（潮州話叫「好命人」），牽她上轎。她們以爲這樣將來可以和他一般。

一抵男家，馬上便有一位專門唱祝詩的老婦人迎接。（潮州人叫她做「青娘母」唱詩叫「做四句」因爲大都是四句一首的。）她把粧奩一面接過，一面唱詩，大概都是吉利的話。但也十分粗俗難聽。例如接過燈籠時便唱着下面一類的句子：

「燈籠捧來滿廳紅，

男才女貌結成雙。



明年定然生貴子，

生有貴子會安邦。」

無論什麼東西，都要附上這種祝詞，有的聰明一點的婦人，會自己編造一些比較時新的句子，把「文明」甚至「革命」等名詞都嵌了進去，自然是牛頭不對馬嘴，只是可笑罷了。

(二)

第一夜，事情非常之多，但原則上是把新娘任意玩弄，有時亦連帶地把新郎做一起擺佈。所謂「鬧房」者便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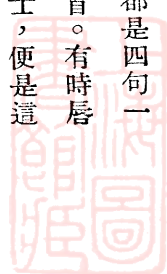
討了老婆這個男子，人家叫他做「新人爹」（便是新郎的意思）●照例應該請親屬，朋友去房裏看新娘的（但長輩大都不去），於是鬧房的活劇便發生了。

鬧房情形，大別可分二類，一是斯文的，一是野蠻的。斯文的便是把椅



子擺在新娘面前，大家坐定，而新娘却直立垂首地站在他們跟前，身邊就是那個唱詩的婦人做唯一的侍衛。於是由觀衆輪流喊出祝詞，大概都是四句一首，內容稱讚的也有，譏刺的也有。而那個婦人却要逐人回答一首。有時唇槍舌劍，鋒針相對，鬧得不亦樂乎！當這時候，村子裏的塾師名士，便是這一陣營的主角，大大的出風頭。例如新娘是麻臉的，便要從麻臉方面做文章；而那婦人則替新娘辯護。大抵觀客取攻勢，代表新娘的婦人則取守勢。觀衆中頑皮的就胡謔一些非常淫穢的詞句，大家也不以爲怪。最普通的是「評頭品足」，一面把她的全部形相，任意看個水清石見。

野蠻式的鬧房，那就太難堪了。拿香烟塞在新娘的口裏的也有，用香燭之類插在地上薰她的也有，用種種怪難回答，難聽的話問她的也有，把水果皮，瓜子壳堆在她的鞋上的也有，強迫新郎拉她的手的也有，……弄得她哭笑不得，進退不能，有時流着淚，有時竟失笑了。厲害的是把穢物帶到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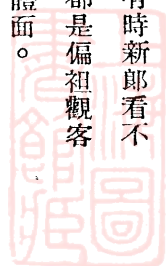
裏，把他們的東西污損……形形式式，好像在對待一個犯人。有時新郎看不過眼，翻起臉和他們吵嘴，打架也有。但無論如何，輿論方面都是偏袒觀客的，因為這事被認為一種敬客之禮，越鬧得兇，越顯得主人的體面。

鬧房完了，接着便是新夫婦自己的把戲。據說臨睡時候，男人應預先把鞋子藏起；不然的話，鞋子一給女人踐踏，那便要永世怕老婆的。還有一個動作，男人應代女人把頭髮上的簪釵拔下，這時候，應順手把她的頭按了幾下，這樣她便會事事服從。

(三)

結婚後第三天，新娘才拜見翁姑，和祖先，菩薩等。一切慶宴，就在這一天舉行。——這風俗好像「古已有之」了，如唐詩：「三日入廚下，洗手作羹湯。未諳姑食性，先遣小姑嘗。」便是一例。

普通的儀節：由唱詩婦人扶着豔裝的新娘拜祖先，翁姑，菩薩之後，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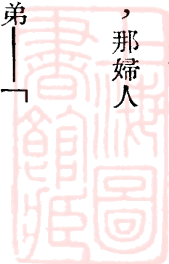


家事一一教導她，如挑水，洗衣，燒飯，餵豬……等都要弄一下，無論家裏是十分富有，這等事實際上不必做，也要應景地做一下。一面做，那婦人一面唱詩，觀着的人團團圍住，十分熱鬧。

這一天，女家便使人帶了好些禮物送到男家來，並由新娘的弟弟——「小舅子」帶了一個大油瓶，裏面裝滿茶子油，送給新娘塗髮的。（如沒有親弟弟，則臨時用別的孩子替代）。

（四）

當新娘到夫家那一天，她的家庭要辦了許多鷄（活生生的和煮熟的）鴨之類，和裝奩一起送到男家，用着特製的大木盒，兩人抬一只，上面還加上封條，排成行列，爲首的是一個年紀老的，肩上荷着一些榕樹枝和葉，接着一對燈籠，但裏面沒有點着燭。——這種情形，做小孩時都莫明其妙，後來才懂得，這定然是古代搶婚或俘虜的遺留，因爲要帶走許多牲口，非用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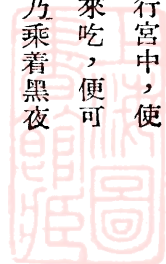
生生的樹葉在前面引誘牠們不行。（這如同古時某皇帝乘羊車週行宮中，使車停在那裏便宿在那裏，因此許多宮女們把竹葉插在門前引誘羊來吃，便可邀天子之幸一般。）而一定要燈籠者，這明明是表示古代的老婆乃乘着黑夜搶來的，而且婚字從「昏」，亦是指明最初婚姻的是在夜裏舉行的。

### ▲福州科題婆生活

「科題婆」是福州的土腔，是指一般搖船過活的女人的。

她們好像是另一種民族，雖然裝飾與語言，和福州人一樣，可是風俗習慣，與福州人有差別的。最顯著的，是她們常住在水上，她們在一隻小小的「船仔」上，建設她們的家庭與社會。

固然，那一條長長的閩江，都可以做她們的家；可是爲了生活問題，她們不得不把她們的船停泊在鬧市的岸邊。近幾年來，有了「船仔公會」，把





整個的閩江分割成幾十段，一段有一段的公會，這一段的船隻，不能到另一段去謀生，所以無形中，她們的住處就固定了。

她們也有男人，而男人也同是「科題」民族，但在平時我們不大看見她們的男人，因為多半是上岸謀生了，或在輪船，山東船上當水手。

她們的服裝和常人一樣，不過爲了生活關係，她們都歡喜穿深藍色的布衣，上襖是長得過膝，褲的褲管是特別闊大，而且歡喜紮得很高，她們的褲筒爲什麼剪得這樣大呢？筒中的祕密的緣故，據說是便於小便。她們船上，沒有便桶。大小便當然撒於江中，不過小便的回數多，在白天是不大方便的。所以她們特做個竹筒，兩頭是封的，當中開個長長方形的洞，以作便具。這個方法既方便，又敏捷，所以她們常常一邊搖船，一邊小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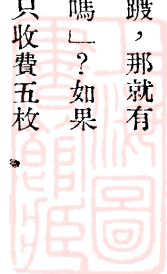
她們有個風俗，是兒子結婚了做父母的應另做隻新船，給他們新夫婦，去建設他們的新家庭，所以他們在無形中，却是小家庭制度。



如果到福州，任何時候到「舍人廟」或「台江鎮」的碼頭踱踱，那就有許多的「科題婆」，趕過來問：「台江鎮去嗎？」或「舍人廟去嗎？」？如果去，可隨便揀條船。平常有幫的話（即是能湊足六個人。）每客只收費五枚銅元，你若是單身的話，也不過兩角小洋。在夏天，還能雇她們的船，在江上兜風，價錢也很公道。

晚上，在「台江鎮」的碼頭上，還能找到許多穿得很整齊的「科題婆」，站着兜生意，她們這些，多半是妓女，或者是「媒」，即是替妓船「拉客」。到新年，大約在初一至初五的五天，有許多的「科題婆」，手持了籃子，到各家各主去賀年，會唱的，就唱幾句曲，不會唱的，就說幾句吉利話，那主人就應當給她們幾塊年糕。這種習慣，在福州人都喊做「唱糖鬼曲」。「糖鬼」是福州年糕的土腔。

她們是很迷信的，特別是信「馬祖婆婆」。在福州的傳說上，是個女海



神，能拯救受危險的船隻，如果信她的話。

### ▲外蒙婦女生活

蒙古的婦女正如蒙古的文化一樣，爲我們所隔膜着而難於知道的，但蒙古的舊時代的婦女，其地位的低落，大概可以想像得到：她們完全是在黑暗中安定她們的命運。但是自從蘇維埃的文化思想侵入蒙古後，蒙古的婦女的領域，顯然捲起了騷然的變動，她們乃從婦女運動的本體，展招了自己的新的前途，差不多把過去的形律完全推翻了。

現在我們若旅行到蒙古，很容易看見一般特殊情調的婦女，有的穿着土耳其式的褲子和鞋子，或者穿着木屐；有的竟赤着腳，她們都很沉毅的在原野中挺進，幹着那笨重的工作，但她們好像是很快樂的，望着各人的笑容，唱着「幸福之家」的小歌，這真是使人看了很感動的。



實際上說，現在的蒙古婦女，比以前是解放得多了，她們在舊時，完全屈服於男子的壓迫下，一任男子的打罵；但現在已經不許，如果妻子被丈夫虐待，她可以有要求離婚之權。在這裏，她們的婚姻也已不再是買賣的勾當了，她們不再是婚姻的貨物，從前一個男子可用錢買幾個妻子，付不起錢，可以先付一注定錢的事情，在今都已被各個擊破，新婦女完全是確立其自己的價值，她們可以有自己的權利去結合婚姻，假如在她們歡喜的話。

蒙古的新婦女求教育的機會也是急迫地成爲具體的事實，她們也有研究法律，文學，社會科學的各種能力，而對於政治經濟的認識，更是煽動了她們的革命思想，她們積極在努力，開發自己的樂園，把自己絕對的解放，據一般新女子說，她們現在已經覺悟應該讓自己的青春加入羣衆的行爲中去創造，這是多麼偉大的思想。

我希望在不久的未來，蒙古的新婦女會昭示給我們一種更動人的史頁

罷！

## ▲滇省農婦生活

在雲南，富紳及地主，大部都集中了城市，所以農村中太太小姐很少，有的都是窮苦的貧農，她們的生活，直等於一頭牛或一頭馬，整天的工作着，爲的只是每天兩餐鹽水飯！

不論什麼時候，我們走進這雲南的農村，便見到那戶外的婦女，不是曲着身體在田中工作，便是負着一担担沉重的東西，如柴，水，農產物等，你見不到一個閑手的人，你不易聽到她們的笑聲，她們笑的精力，都被埋葬在山林，田野及家庭工作中去了！她們的身體是壯健，皮膚是褐色，她們沒有夢到過香粉是怎樣。

不論那一種工作，除了極笨重的如耕田外，男子做什麼，她們也做什



麼。而且更要做得多些，沒有一點娛樂的機會，她們以為做女子是前世不修，歎息着祈禱二世不要再做女子。

她們每天的生活情形是這樣：在非農忙的時期，早晨天未亮的時候，便走出了雀籠似的草屋，三三兩兩拿着刀繩，向山中去了，在午前九時左右，便掬着四五十斤的一掬柴回家。濕汗未乾，便又要預備早飯了，——雲南每日只食兩餐，叫做早飯及晚飯，早飯在午前十時左右，晚飯在下午四時左右——早飯後，便往田地中工作，或掬柴，麥等農產物到市鎮去賣，換些鹽，布等回家，到晚上八時許便全村入睡了。

若在農忙時期，插秧整地，都是婦女的工作，整天的埋沒在田中，不過此時婦女們感到比較有點樂趣，因為在午后四時左右，精神已經完全疲倦了，便有完工的農夫們及村中的有閑階級，走到田中來同她們對唱山歌——

雲南特有的風俗——她們認為這是一年中唯一娛樂的機會，雲南的農村婦



女，就這樣生活着，一直到死去！

如牛馬似的農村婦女，何時纔能得到解放？

### ▲梧州勞働婦女生活

梧州，是廣西第一大城市。

在梧州，勞働者中差不多十之八九是婦女們。這現象，我以爲是由於：梧州還是以農業爲經濟中心的。在許多年來的軍閥蹂躪下，農民無法繼續他們的農作，勢不能不丟下鋤頭；而近代工業在梧州又見不到牠的影子，於是，除掉一部份被拘留於「銀牌」，「戒烟室」外，另外只有一條路，軍閥們替他們安排好的一條路；離鄉別井去做「兵哥」。這樣，留下來的跑不掉的婦女們，便不得不負起全部勞作的重壓。

她們的生活，約有下面幾種——



第一，是做挑夫。每當輪船抵埠時，可以看到一羣一羣的赤腳蓬頭的婦女，拿着扁担搶上船去。她們擠着嚷着，圍在客人的前面招攬生意。早上船的，便把扁担排在客人的行旅旁，阻止別的挑「婦」爭取，因之彼此間常常引起叫罵。她們都比較是很強壯的。每担行旅的報酬，却沒有一定，大約二毫至五毫之間，不過，「粥少尼多」，每一次，十人中就有九人無行旅可挑，要垂頭喪氣拿着扁担上岸。所以，這勞作，只能算是她們全部勞作中的一部份，專靠這生活是不行的。大約，做挑「婦」的婦女，在平常主要的，是替人家挑水。早上及傍晚，鴛鴦河畔，便見她們穿梭般的挑着水桶來往着。這種勞働的代價，每担水約可得六七仙。在好的方面講，因為這是包工的，就是一月中每天只須挑水若干担，便可得一月所預定的報酬，可以當為一筆固定的收入，雖然這收入就是離最低限度的生活的需要也還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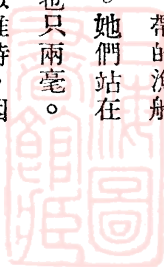
其次，是艇戶，鴛鴦江中，有半個江面，是被這些小艇塞住着。她們以



艇爲家；食，住不算，有的還在艇上飼養着豬雞之類。艇和長江一帶的漁船一般大小，修飾得很清潔，本是專爲渡載往來過江的客人而設的。她們站在艇上不停地向着江岸上的人叫喚，每人過江一次索費八仙，包船也只兩毫。她們的收入是無定的，然據我們觀察，倘專靠這生活，多半是難以維持。因此，她們兼營副業，在艇上養着幾個年青女子，供人娛樂。在夏天，一到傍晚，便可聽到一片絃歌之聲，從江面蕩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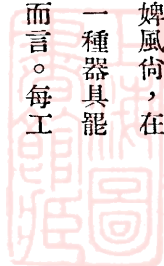
再其次，便要算到糊火柴盒的女工。火柴廠，是梧州僅有的工廠，據說，裏面共容納了幾百個女工。她們的工資，也是以件數計算的，每千約四毫（？），熟練的，每天有五六毫的收入。這，在梧市勞働婦女生活中，總算是最輕而易舉的了，

此外，還有做娘姨的及做零工的，做娘姨的比較年青，在馬路上，常看到她們拖着木屐買東買西，她們有的是受僱的，每月約可得四五元，有的却



是從小就被父母或者被人拐賣，連身體已賣給了主人的。這種蓄婢風尚，在梧州還在流行着。這些婢女，自無生活可言，只是主人使用着的一種器具罷了。所謂零工，是指那些如建築房子，修理馬路等不常有的工作而言。每工約有工資四毫至五毫；還有，在梧州，出喪或嫁女時，凡是稍有資產者，都有許多紙紮的香亭排列在棺前或轎前走，而抬這些香亭的，便是一班上了年紀的老婦。這雖然是小事，然而在她們，或許正是一筆重要臨時收入。

在上面所舉的各種勞働婦女中，無論從那方面看，她們的生活，沒有一個不是異常艱苦的，其非人的慘狀，簡直非我們所能想到。梧州在生產方面雖極不發達，而生活程度却並不低落於廣州，上海，這情形，無疑的只有造成勞働者更大的飢餓的恐慌。她們的住屋，實在齷齪得難以比擬。梧州是包藏在山中的，但春水却每年要來沖洗幾次，於是，她們的房子，便全被水沖洗得傾斜吊脚。而且，她們有許多是沒有住屋的，只是隨便在山脚下，在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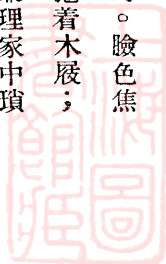


曠的窪地中，搭起一座茅蓬，就做了她們的家。

她們比別地的婦女強壯，因為她們是終日浴在自己的血汗中的。臉色焦黃。自春至冬，從不見她們的赤脚上着過鞋襪，如娘姨們則多半拖着木屐；她們一日不做，便一日不得食；她們不僅向外出賣勞力，而且要兼理家中瑣事。背上背着小孩而又一面工作的婦女是常常可以見到的，甚至，剛生產一二日，便不能不出外工作的也常有。可以說，除掉夜晚的很少的睡眠時間外，她們完全沒有休息的時候。

她們在社會上完全沒有地位，社會是把她們當成牛馬一般役使着，而她們也就只有和牛馬一樣勞動。在生活的機輪下，她們一切自由被剝奪了。教育及不到她們，娛樂輪不到她們，在勞動的領域上，她們是全市的生力軍，而在享受上她們便被忘記了。

努力婦女解放的先生們，將何以救這些沈淪在十八層地獄以下的梧州勞



働婦女！

## ▲廣西苗婦生活

(一)

在我人目光中，苗族人是近於猿猴一類的動物；所謂五族共和的國體，是將四五百萬的苗瑤諸族劃於圈外，這也可見我人對於苗民之輕視吧。因此，我人倘使要談苗民事，讀者如不先懷好奇心，一定要說：「這有什麼可談？大概總是與猿猴一類相近的生活現象吧了。」

其實，事情却絕不是像這樣的。我人常有古國人民的思想，對於異邦夷狄的民族，總以「瞧不起」三個字對之。所以，不但對於落伍的苗族人會有這種思想，即當初和英美初交時，也有同等的現象。這種卑視異人的現象，可以說是我中華民族的思想，也可以說是我中華民族，對於事物人情不肯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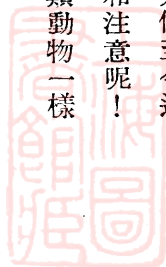
究的一種缺陷。否則，對於被我人侵服了數十年的苗、獠等民族，如何至今還不能完全歸化，而對他人之研究，還是這樣不能引起人們的興趣和注意呢！

老實說，苗、獠雖然是還未開化的民族，但他們却也不是像獸類動物一樣沒有文化的。尤其是那半開化了的熟苗。

苗人的結婚和我禮教之邦的民俗，自然是不同。但，如要說它是一種野蠻的儀式吧，在自由戀愛高入文明之境的今日，又似乎不當。讀者不知，所謂苗人的結婚，其實是與今日流行的自由戀愛差不多，或者說，他們是更加純樸切實一些。

苗民的結婚是自由的，上面已經說過。它是和老先生所反對的自由戀愛一樣。大概這種風俗古來就是如此的，所以，年輕的苗男女這樣的幹着，他們的父母也並不加以干涉，完全的放任着不管。

苗民的戀愛程序，當然沒有一定的方式可言。但他們的媒介，似乎多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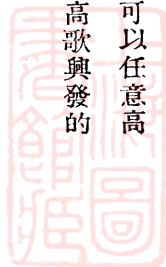


由於唱歌。唱歌在苗族生活中非常重要。除了在山間田裏，可以任意高唱；即夜晚在家時也是如此。所以，他們的戀愛的成功，常由於高歌興發的時候。

當苗女接受了那些青年男子求愛的禮物時，如有她所愛的男子，她便可以把自己最珍愛的東西送他以訂婚約。此後，男子方面便需回家，報告家長，託媒求婚。

但這只是一種手續而已，並無我人風俗中的媒人那種權勢。家長等也不能加以阻礙。就是不幸有那種現象發生的時候，女的可以跟隨着男的逃奔，或者男的把女的藏匿在親戚家裏，再使人通告她的父母，也就成就了這件事。

聘禮不注重於金錢，即兩家如有爭執，也多是酒肉飯等事。因為，在他們那種農村社會裏，金錢只能供做裝飾，不像酒，肉，飯等事於人生中之注



視。

舉行婚禮時，男方的姑孀之類到女家去迎接，新婦便伴同自己年齡相當大小者的婦女，數十人或數百人到男家，並無其他儀式；即新婦亦無特別的表示，不過在衆人之中，大吃一頓罷了。

苗女於出嫁後，可歸寧兩三年之久，而後回夫家的。但亦並不一定，因為這是女兒的自由，沒有人可以相強的，就是新郎也是這樣。

可是，在每年插秧及秋收的時候，男家必定要迎新婦回歸，而女的也必定要回來。這時雖已同居，但女仍可於事後歸甯長住。

但，如果女的受妊之後，她必定回到夫家，而且也從此長居夫婦了。

至此，苗民的婚事可算完畢。不過在這裏還須加以補充的，就是女家的裝奩也必須在這時候製贈。因為這時候才可說是婚事已經完成了。

至於離婚和寡婦再嫁等事，也是很平常，要是在雙方不能相容的時候，



就可以宣佈分開。祇要在聚會之時當大衆面前宣佈離婚就是了。再講到守節等事，也不爲人所重視，因此對於改嫁也沒有任何問題。又因爲在農村社會，男女各食其力，所以，雖有離婚等事，也無所謂贍養費那種的名稱。

(二)

家庭的組織，大都因經濟關係的各殊而不同。在我國農業社會裏，大家族制度是很普遍的現象。

可是，苗民的家庭制是怎樣的呢？首先，我就應在這裏認識的：苗民社會當然不是建立在工商業的經濟上，但也因爲高居山谷，缺少平原；雖可說是農村社會，實際上，還是帶着一部份狩獵的原始的社會生活。所以，苗民雖然是包圍在我漢人的大家族制度的核心，也不能受着環境的影響而改變他的家族制度——小家庭制度。

這是很明顯的，苗民是受着經濟的影響被支配了生活。山間林裏，房屋





不能建造得很大，也許就是大家庭制度不能創生的緣故吧。因為一旦人數多了，就必須分居，大家庭制度當先就受了打擊。他們的生活實在太難了。高居峻嶺，田地貧瘠，家庭間一旦子女多了，生產每每發生供不應求的現象，而使做父母的不能不叫已婚的兒子去到附近的地方另覓田地生活。

因此，苗民的家庭組織，倒反如歐美人的小家庭制了。

至於男女間的工作，除農忙時的婦女也都下田外，大概多做家庭間的瑣事，如像紡織和飲食之類。小孩也有工做，牧牛採茶都是重要的任務。

在這裏我們應該加以注意的必要，苗民的家庭是以一夫一妻制為基礎的；男子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家庭間的一切事務，自然是在主婦身上了。可是，這是很不容易的事，因為苗民的家庭決不像我們的家庭一樣，只要理財得法一切自然不成問題；但，苗民的家庭主婦却非自己工作不可。因為苗山裏是沒有東西買賣的，像蔬菜之類都要自己天天去採取，自然不要說



那一家大小穿着的衣服之類，是需要自己紡織裁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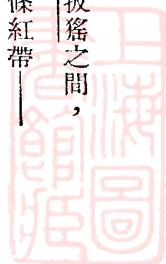
在苗民之間家庭主婦是很容易分辨得出的。尤其是在一種頂板搖之間，每在吃飯的時候，她便將一塊四方的木板頂在頭上，而腰間繫一條紅帶——這種風俗是怎樣的來源，以及爲什麼這樣，我都不知道，但，以這一塊板子頂在頭上，而就表示她是該家庭中的主婦一點，却是真的。

此外，我們的家族間常以在堂的老母爲一家的主婦，而苗人却不是這樣，跟着兒媳生活的老母，是不能爭奪兒媳的主婦地位，這是很分明的事實，而姑媳間如仇敵的惡劣現象，在苗民家族中也是絕對沒有的。

(三)

苗族婦女是很愛裝飾的，這一點，似乎和我們普通一般的婦女，並沒有什麼分別。她們愛好裝飾，尤其是愛好那種沉重的銀器的飾物。

我們看，如果一個有錢的苗族貴婦出來的時候，她身上佩帶着的銀器是



如何的累贅啊！在盤結在頭頂的髮上，帶上半斤重的粗笨的銀釵；耳上垂着的耳環，即使耳朵墮破了幾次的，也是常事；手臂上的銀鐲，動輒十數雙；至於戒指之數，那是更不用說了。

自然，尤其使苗族表現得富貴的，是那佩在頸上直墮到地的項圈，大小至數十個。所以，若是這樣的一位苗族貴婦出來的時候，必是有人扶着出來，否則，她身上所佩帶的銀器重量，足夠壓倒她。那簡直使她不能舉步。

苗族貴婦固愛好裝飾，但一般的婦女也是如此。她雖不能像貴婦們般佩帶的那麼多，却也非多少佩帶一些不可。這一點，也可以證明苗族婦女的愛裝飾了。

可是，雖然這樣，苗族婦女的衣服却還多是自己製成的黑色粗棉布。這是因為交通和進化遲慢的關係，工商業在苗山既然沒有，和我漢人來往的苗人又是那樣的稀少，所以，黑棉大布在苗山裏還是那樣的珍貴，便成爲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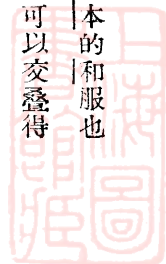
的理由了。

苗民婦女的服式，其實和我國古畫中的裝束差不多，即與日本的和服也頗相像。不過，它沒有和服那樣長，前面也不能像和服那樣的可以交疊得起。而僅僅像粵人的男內衣一樣，剛好交接於前胸，用帶子結着起來罷了。

苗裝既是西裝一般沒有領子的，而前胸又不能交疊起來，所以在她們的衣飾之間，必須要一塊胸巾。這是從頸項下起直到臍孔為止長短的一種分出多重層次的布，織着各種花紋如虫，魚，花，鳥的花布，含有十分藝術意味的布。

此外，她們也還須穿裙，長至膝蓋為止的裙。但，裙的美之標準，則以摺紋之多少爲定。摺紋愈多，或愈細，則愈引以爲美。自膝至脚，則有腳套，脚上穿草鞋，雖是結婚之日，也是如此。

至於衣之邊沿，袖口，腳套等上面，像我們的衣邊一樣，也有各種花



紋。至於顏色，則有一定，因為苗，獠，侗等之分，這些顏色是頗有關係的。等於我人帽子的頭巾，上面印着用竹子點成的各種圖樣，頗似今日流行的圖案畫一樣的花紋。

腰間吊一旱烟斗，也是苗族婦女的一種特別地方。——這是和她們的男子共同之點。

### ▲貴州苗婦生活

山的連互銜接阻礙着交通的進展，同時，也阻礙着外間空氣的投遞；那裏的一切，便在這情況之下泛起了一種很顯然的退化，可是，都市的榮盛在不停的推進，於是，不管你羣山的阻礙是如何的艱難，牠終於能夠輕微的打進一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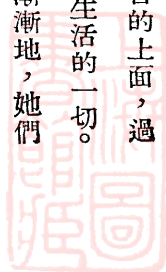
如果你從商埠的重慶，跑到那四川鄰境的貴州，那末，苗民的婦女就會



投入了你的眼簾，當初那一定會使你新奇，在她們的裝束和語言的上面，過後或者也要使你感覺到平淡，當你發現與漢族同化了的她們日常生活的一切。

民族的繁衆在招引着異族的來臨，因之，在同處的結果，漸漸地，她們——苗婦是被同化了。由語言而習慣直到日常的生活，都在由遠距離而逐漸的溶洽了，雖然在她們的服裝上仍有些差異，雖然有極少數是避居在深谷裏實行自得其樂的自耕自食。

我們在一切的交易上多屬男性；而她們則多由自己担任。所謂担任，她們並不像我們所担任的花樣那樣的繁多，僅僅地是屬於流動性的奔走着叫賣，她們並不是不想有店面的開設，實行舒適的交易，可是，多半是被經濟力的束制不允許她們這樣做，並且，在商業的交易上，似乎也沒有漢人的圓滑。至於她們的父兄或丈夫，却都躲避在家裏操作着，非到必要的時候，很少有意識的機會。



爲着經濟力的束制，她們的日常生活同樣的被鞭撻着，於是，她們恐慌了，有些像漢族的婦女一樣在拋開了家庭出來幫傭——受僱於人。有些在採折山中的不費本錢的天然產物担到市上去叫賣，於此，你如果在貴陽城裏，可以日常的聽到那苗婦的叫賣聲。

當夏季將沒的時候，山中的產物多已熟黃，那末，一天無數次的你可以聽到：「喂！要吧，這大的刺梨。」（山中之一種植物，圓形，大如胡桃，其上有刺，子含於內，食時，去其刺，其味甘香，故黔人多樂食之。）在夏季消去的時候，在刺梨已經過去的時候，那末，你又可以聽到別的名詞的發現了。

她們的衣服不論寒暑，都是土布所製造，有的在土布上加印着顏色或拿棉線挑織成花紋，她們的上衣很長而且寬大，下身聽說都不穿褲子，祇穿着着二條有皺摺的裙子，腿和脚都赤裸着，用長的布帶像兵士的幫腿似的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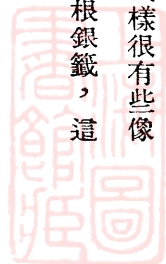
膝蓋捆繫到脚踵。脚上穿着草鞋，頭上纏着布的頭圈，頭髮的式樣很有些像日婦的模樣，有的在頸子上套着銀的項圈，有的在髮上插着幾根銀籤，這樣，便已足可以在她們間誇耀了。

總之：她們有剛強的體質，耐苦的精神，自立的本能，這，確是都市化的婦女們所不可及的。

### ▲蛋戶婦女生活

在人類學或中國史都可發見什麼漢族別派——如客家，蛋戶（或蛋家）

就是。客家多居在崇山峻嶺，分佈在廣東福建江西……各地，然蛋戶則多集中於廣東沿海——珠江流域。聽說，他們從前和我們一樣住在陸上，唐宋之際，爲了他們有幾分近於低能兒，因此給正統的漢族，驅逐到岸邊沙灘上住，直到現在，還是生活於水上，最多岸上有間小木屋而已。爲了她們的環





境——水上生活——的關係，身體的發育也就不同，臀部比任何講究曲線的小姐要來得豐富的。他們受學的機會很難，男子，在清朝甚至剝奪他們公民資格——投考權，陸居的人對他們更加輕視，更加虐待；不但視聯婚爲恥辱，他們想參加來受教育，亦所不准。

要是廣東人大概都會唱：「佛山好奶媽，香山好鹹蝦，江門好蛋家，廣州講『而加』。」（注：奶媽卽乳母，鹹蝦是蝦醬，蛋家就是本文說的，而加卽「現在」也）的一條民謠。言歸正傳「好蛋家」這個「好」字，不用我解釋，便知那是一種崇拜「肉」的呼聲。

她們的生活怎樣？古云：「近水知魚性」，所以他們多數是打魚爲生，然那是貧苦而不易的工作，於是，乃不得不出諸賣性之一途。因此在這生活環境和經濟組織之下，做父母的就希望生女，而且殘殺男孩子。因爲生了男在她們看來是虧本貨，並且還要爲他結婚；生女的嫁固然可以謀利，不嫁也



可使「門庭如市」博纏頭錢以度生活。重女輕男的空氣就此養成了。

在「好蛋家」的江門自不用說，然在只要有蛋家之各個商埠——如三水河口，廣州長堤東堤……，到了晚上，我們只要走過，便可以看到滿目的，由十二歲至四十歲的賣性的蛋家婦女，展開着一種可憐的肉的世界。

### ▲浙西農婦生活

農村的婦女，不論靠血汗來維持生命的貧苦人家，或為擁有田產的地主階級，都沒有像都市裏小姐姨太太們那樣的有閑，整日整夜的只在臉孔服裝上面用功夫；雖然，在比較上，後者是優適得多。

「鄉村四月無太太」，從這句俗語裏面，當這古歷四月的時候，已經把農村婦女的忙碌完全表現出來了。

蠶繭是農家主要的一種生產，雖說如今的繭價是這樣低落，甚且無人顧



問，但在無法另闢生路的農民，總希望有恢復的一天，藉以彌補生活上的貧困，於是農村間的養蠶工作，依舊忙碌如恆，把「蠶寶寶」從「烏毛」飼起，變成白雪似的繭子。

養蠶是婦女們做的事，在浙省西北角的一個小縣裏，因為這時候，男人正忙着播種耕耙的田間工作，婦女們一見白茫茫的光線從窗外透射進來的清晨，就睜開未曾睡足的眼皮，迅速地穿好衣服，假使有小孩子的還要把他蓋好被頭，才到灶房裏，燒起火來，煮起飯來。倘孩子們在床上叫哭了，就要去穿衣鞋，或者她的丈夫也會做這種事的。

早餐熟了，這是她稍得息氣的剎那。等到丈夫背了農具出門，她就要去看看「蠶寶寶」；昨夜裏飼下的桑葉有否吃完，旋即提了竹籃，或者拉着小孩，到園地去採桑。有的，她們的男人會把桑葉採回來，然後，用刀切了桑葉，（蠶大時可不用再切）去喂蠶。更要把蠶籠裏蠶兒吃剩的桑葉，和排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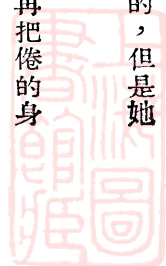


出來的蠶沙，一筐一筐的清除乾淨；她們沒有蠶網，這是很麻煩的，但是她們耐心着做。

一到中午和傍晚，自然要忙着炊飯。夜膳後，先喂好了蠶，再把倦的身子睡到床上去。夜間，仍舊要當心着蠶籠裏的桑葉究竟吃完沒有，最初，每夜至少須喂一次葉，蠶大了一夜沒得睡也不定的。她們沒有鬧鐘，也不曉得規定時間，所以她們連在夢中，也想到蠶寶寶的餓或飽。

這樣她們蓬亂着頭髮，那有空閑去梳理，衣服的污穢，也不以為意；但願蠶兒早些上簇。假使在一家裏有幾個兄弟，那末兄嫂弟婦間固然可以分工合作，但是她們仍舊不能單獨地靜坐着享清福。何況她們還有洗衣，做鞋，照料孩子各種事務要做，她們始終是忙碌的。

忙了一個月光景的時間，倘無意外災禍，一顆顆腰圓式的白繭，就好從簇山上折下來，換取極低廉的代價，可是婦女們的肉體，真不知要瘦弱了多



少呢！這種艱苦的生活，當然不是都市的太太小姐們所能想像得到的吧！

### ▲於潛樂平農村少女生活

這是春忙時期，浙江於潛樂平地方農村少女們的一種生活狀態。

鄉村的幼女，沒有讀書的可能（極少數的除外），在家裏抱抱弟妹，間或幫助媽媽燒火烹茶，年齡大一點的，學些針線工作，這樣就度過了她們的少女時期。

當這池邊蛙聲叫擾，山間草木蔥蘢的暮春初夏之際，做父親的忙着耕田地，做母親的忙着養蠶煮飯，做小兒的少女們，也有她們所愛做的一種工作，就是到山上去拘小筍，摘茶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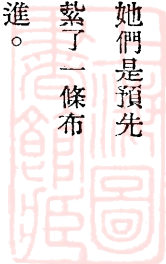
一清早的起來，同村的少女一羣，爲了路遠，又恐怕筍與茶被鄰村的折去，甚至熱心得不吃早餐，空着肚皮爬上山去。



到什麼地方去，換言之，那一座山上有筍可拔或有茶可採，她們是預先決定好的，去年曾經去過或是今年新發見的。她們不拿籃子，但繫了一條布的圍裙，三個五個的少女，嘻嘻哈哈的笑着跳着的向了目的地前進。

晨光熹微中出去，早的午飯前回來，遲的午後才歸家。當時，她們身前掛了一袋（用圍裙做起的）綠的茶葉，或是一包尖小的鮮筍，雖然流着汗，嫩的面頰上舖了兩塊紅霞而喘着氣，甚至或者手上被柴刺戳破出血，布鞋裂了紋，但是仍舊談笑自然的走進了各自的家。

她們在拘筍摘茶的時候，有一種競爭心，就是到最後彼此間比較誰拘摘得最多以爲榮耀。到家以後，她們更有許多趣味，母親與弟妹歡樂的問：「你折了多少茶葉？」或「拘了多少筍？」她就會把手裏的筍或茶葉遞給母親，而得意的笑起來。假使把新鮮的茶葉製乾了，自用有餘的還可以送給親戚，以表示誠雅之意。當有客來時，就拿新茶葉來敬待上賓，天真的少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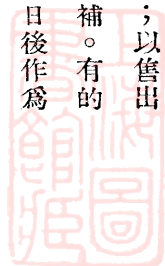


們，這樣會使她感到趣味，因為是她的功勞得來的。

有些貧困的農家，女兒採折來的茶與筍，也是一種小小的進益；以售出得來的錢，去買柴油鹽之類的必需品，在這青黃不接之際也不無小補。有的這種茶筍賣得的錢，讓女兒自己使用；她們把它慢慢的積蓄起來，日後作為買襪買布之用。這樣，少女們做着穿新衣服的美夢，所以她們很起勁的去拘筍摘茶。

這時候，在田野山麓邊，隨地可以看見一羣一羣的鄉村姑娘在走動着，要曉得，她們就是上山去採茶拔筍的少女們呀！

「浙江於潛樂平的這種有茶葉與小筍而可以自由讓人採摘的山，大多是地方的公有產或衆產，因為地方當局照舊無力去管理，所以是無人加以禁阻的。這點似乎必須要加以說明。」



## ▲浙西典妻生活

有錢人沒有兒子可以一個兩個的納妾討小，貧窮漢當然只想不餓肚子已很爲難，更無用再說討一個家主婆了。兩者間還有些雖有錢而不富的中產階級，討姨太太沒福氣，抱野種非所願，將怎樣解決重大的嗣續問題呢？更有些錢雖多却有河東獅的大太太在，不許有納討小星的行動，而同樣地需要兒子來傳代的又將如何呢？所以，萬物之靈的人類，就聰敏地發明了一種比納妾既便宜又少麻煩的「典妻」制度，藉以滿足一部人的「求子承後」的慾望。

在浙省西北境內，天目山之麓的小縣裏面所行着的典妻制是如此的：被典的十九是年青的寡婦，再醮有傷貞節（暗地偷漢倒不妨朝秦暮楚），生活的惡魔但緊緊的壓榨着，使她非有個依靠不可；更有的因與人戀而胎珠暗結，需要把這「一塊肉」謀條出路，這樣的寡婦，就是「典妻」者的唯一對





象。

典的手續，先經媒人介紹說妥，得男女兩方的同意（主動是男方，但必須得女的同意，比之父母強迫子女婚姻高明些）後，乃訂立合同——不，應該說是婚約，也有也舉行點燭焚香祭祖等儀式的。典的條件，男方每年給女的現金或糧食衣服等物，規定五年，十年或十五年爲有效期。女的就負起「生產」的責任；在限期內，男的隨時可以到女家同居，實行生產的工作。（居非長期，而是來來去去的，長期，未必能得太太的核准。）這樣，倘生了男或女，先由被典之妻養育到五六歲再領回到男的自己家裏去，生的是男兒，那末典的目的是完全達到了。其條約須到期滿才能廢止。廢止後，雙方完全斷絕關係，女的不能認她所生的兒子是親戚。萬一在有効期間內，典妻仍生不出兒子或僅生個女兒，有的則宣告解約，怪命運不好；有的則繼續維持有效，再訂若干年。典者男女的住處，都是相隔得很遠的，甚有相距數十



里之遙的，真晦氣想做父親的長途跋涉，其原因當可想像了。

至於典妻在伊短期丈夫（姑且名之），未來同居的空日子，她是否獨守閨房或別有情郎，及生的兒子是否「真種」，在渴需兒子的人是不加怎麼追究的。雖然極少的也鬧過醋海風波。

### ▲斜溪婦女生活

在浙東的萬山叢中，有一個小小的村落，名叫斜谿，全村有百數十戶居民，環山而聚，男耕女織，生活很是悠閒，有幾位旅行者，身歷其境，都要起點羨慕的心思，說道是世界外的桃源。

這世外桃源的人，因為與外間鮮有往來，其風俗甚多與世各異，而婦女的生活，尤其是顯出極大的差別。

那裏的婦女，十有九個是不出嫁的。等到十三五歲所謂已知人事的時



候，她們的父母，就須留心給她招一個男小孩進來，作爲名義上的丈夫，日裏由她領着牧羊看牛；晚上就和她同床睡覺。總之，這小孩的一切教養，都由這年青的女人料理照管，以至於結婚。

到了結婚之後，那男人已經成年，於是不得不爲她去單獨的尋求衣食，而聽她的號令指揮。倘若那男人倔強不肯服從的話，那女人有權把他趕走。因爲他原是領來的，而且家庭的經濟權，操在女人的手裏，所以那男人不得不低頭做她的奴隸了。

那裏的婦女，因爲有了奴隸的丈夫，生活是很自由的，要做便做，要吃便吃，不過都是勤儉的多，而且都很愛護那奴隸的丈夫。

### ▲浙東婦女迷信生活

佛教在我們的中國，已有幾千年的歷史。人們大都個個崇拜于牠的偶像



底下，尤其是在從前的時代。就男女方面而論，則婦女是居其中的大部分，試觀一般燒香拜佛的羣衆，不是大多被封建思想充溢着腦海的她們詛咒着甚至壓伏着。迷信在中國畢竟是沒有完全消滅，可見中國人對於成見的固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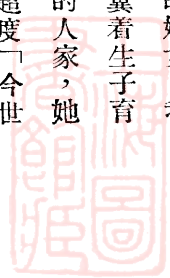
婦女所以深信迷信的原因，當然是婦女智識淺薄和有閑的緣故。她們把大好的金錢，送到廟宇或庵堂中養活這般不事生產的和尙尼姑，而毫不吝惜。她們受着宗教的玩弄，而一些不會自覺。像這樣的婦女，在我們富饒的浙東爲尤多。

在我們浙東的城市或鄉村，一般中年以上的婦女——年輕的村姑也有——大都是茹素忌葷。她們日常的工作，是奔走於臨近的佛門，或者到杭州普渡天潼育王等處的名寺古剎去朝拜或敬香。在家裏她們裝起一間小巧的經堂，供奉着她們一尊所最信仰的佛像，天天住在這間小小的經堂裏，向着偶像膜拜着。而同時尤以供奉着觀世音的爲最多，她們大約是祈禱着來世的子

孫綿延或後身化成個花容月貌的女人。以上是一般中產階級以上的婦女，我們可以想像到她們灌溉着封建思想的毒汁，和基於被男子玩弄希冀着生育子女以博得男子的歡心，這種千古不破的定例。即使一般家境平庸的人家，她們也把自己從手工業裏辛苦得來的節蓄，做着這些無聊的事，以超度「今世不修來世苦」的現在。

她們遇到子女的疾病，往往不先求醫服藥；東西奔走求診於土地堂裏的靈藥——香灰，求救於女筮家裏的仙丹。時常以三姑六婆的胡說，以定喜怒哀樂的準繩。假使子女的疾病竟因此而愈，她們就感謝上天的保佑而更鞏固她們信仰的深切。若子女竟因此而夭折，她們也會庇於神的主意，人力所不能挽回的定數。

婦女在鄉村，她們有這種腐化的思想，將來當然不能再希望養成一羣前進國民。而同時迷信在中國，仍舊存在着牠牢不可破的勢力，鄉村的婦女將



依然在牠的範圍內迷茫着。

### ▲瑞安婦女生活

只要打開浙江的地圖一看，便可看見甌江的南部，靠近飛雲江一塊小小的地方，那便是瑞安。

瑞安近年來常有幾隻輪船進出，大都是去上海的，因此一切都在上海化起來。關於婦女方面，由短旗袍，由長袖子而短袖子，裝飾模樣，完全仿倣着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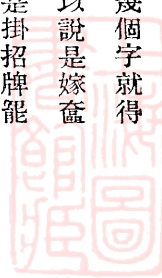
自從革命以後，舊禮教的面具雖然揭破了一層，但不能全部肅清，年紀老的婦女，差不多可以說是以寺廟爲家，每天提着香籃，掛起唸珠，嘴裏唱着「阿彌陀佛。」稍爲有錢的人家，却沉醉在麻將牌裏，就是下層階級的婦女，也喜歡打花會。賭風是極盛的。



女學生往往讀到中學——初級——都不讀了，其原因並不是付不起書費，而在「女人無才便是德」，女人家多讀書幹麼，只要認得幾個字就得了。另外，許多女子讀書是在裝門面，恐怕將來沒有人家要，可以說是嫁奩的一種。因此，所以這裏的婦女運動不大起勁，婦女協會也只是掛招牌罷了。

婦人日常生活，中等階級以下，都在幫家庭操作，養小孩子。鄉村裏婦女，却是養蠶，織布，及幫助田間的輕便工作，至於背着鋤頭種田的，這倒是沒有看見過的。

迎神賽會的時候，差不多是婦女節，城裏早就給縣黨部禁止了，而鄉間依然盛行，每村每鎮在規定日期舉行，婦女們都盛粧豔抹的赴會看戲，這個風俗，很像土人的跳月。許多挑撻少年，在這個期間，大施勾引，時常有女子借看戲爲名，而赴她情人的幽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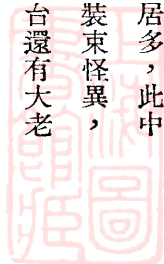
城裏下層階級的婦女，有些到小工廠做工——大都以織襪廠居多，此中有些女工，日間在廠工作，暗地却操神女生涯，所以織襪女工，裝束怪異，打情罵俏，時常鬧風流案子出來。聽說這些半開門的織女，後台還有大老板，目的不是在織襪子，而在抽頭，從中取利。

儘管殼價漲賤，百物昂貴，而婦女的化妝品，却依然生意興隆。這也可以看到婦女酷愛裝飾的一斑。

在瑞安，婦女的地位，依舊是低落的，到現在，還不時有溺斃女孩的事件發生。

真正的婦女解放運動，何時才能實現呢？看到內地的形態，真有點寒心！

## ▲溫州婦女生活





說到溫州，我就聯想到那所謂「上等上」和「下等下」的有閒婦女；她們每天早晨起床總是十點鐘，晚上睡覺，最早也是十點鐘。每天起床以後，便要洗面塗粉，換衣裳，裝修飾，一切在房間的事情做好了，出那房門，剛剛或差不多是正午，於是便吃中飯，吃了中飯，接上去便是訪親友，打麻雀，趕看戲文，最近還有正式電影院和戲院的設立，更要使她們每天忙個「不亦樂乎」了。到了吃過晚飯，有的是繼續工作，有的是變換花樣，但是無論如何，總不外戲院電影院，或又麻雀牌。

這些有閒婦女的服裝，大抵是花花綠綠，論價錢並不十分大，說顏色確實足以耀人。究竟這些有閒的婦女係屬何等人物，說來真是痛心！上等上的被稱爲小姐太太；下等下的是彼稱爲賣淫娼妓，更還有不上不下的女學生，竟也做做着她們，我所說的痛心，痛心就是在這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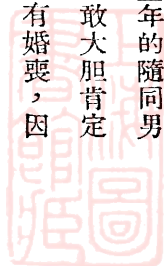
除了以上這三種婦女以外，還有一些中戶人家和商賈人家的婦女，她們



則以勤儉苦幹爲宗旨，每年除舊歷正月有幾天安閒以外，便是整年的隨同男人工作。固然不能說全體的都是如此，但大數是這樣，這是我敢大胆肯定的。她爲沒有考究的服裝，也無暇去修飾。不是遇到自家或人家有婚喪，因而要去接待客人，她們是絕對不打扮的。

### ▲杭州絡經婦女的生活

下城東街一帶，因了織綢廠家的鱗次櫛比，附近一般中產階級以下的青春婦女，大部以絡經（卽絡絲）爲生，她們沒受過相當的教育，可是她們的實質，是勇敢，自尊的；沒有虛盪，自卑，貪安逸等的心理。當她們晨起梳洗以後，身上略事修飾，就往綢廠家領取絲交，然後回家調煮粥飯，食後卽開始工作了。她們對於親愛的子女，在日間托交母親或婆婆去暫時管理，以使增加工作上的效率和節省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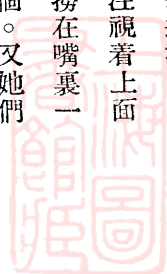


此輩絡經婦女，年輕的居多，因為年老的手眼遲鈍，不能操這種細生  
活。的確，當她們工作的時候，一手絡經，一手執線，兩只眼睛注視着上面  
的鉤上的綫路，假使絲綫一斷，並不以手打結，却把綫的兩端撈在嘴裏一  
啣，一個結就完成了。俗語說：「絡經娘子打口結，」就指着這個。又她們  
在嘴裏的絲頭，吐在壁上，叫做吐絲，積一天也值幾個錢，但這些是微乎其  
微的進益。

她們對於工作方面，極其勤奮，因她們天賦的一顆好勝心躍躍地存在，  
往往在姊妹間競爭誰絡的絲多，而工資的收入，也還可觀，所以她們倒很有  
自立的能力的。

### ▲嘉興三妓——海陸空——生活

嘉興地方雖不大，而妓女的花樣，却可算齊備。有人把船娘稱作「海



妓」，尼姑稱作「空妓」（空即空門之意），普通娼婦稱爲「陸妓」，真可說海陸空三者俱全。現在分開來說：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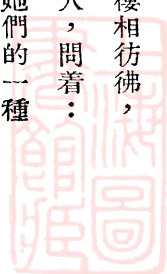
所謂海妓，就是船娘。船娘是嘉興特有的一種妓女，她們的住處，就是南湖，而且大多停泊在東門附近的湖岸。這種船，不像蘭溪的花船，船艙很狹小，最大的也只能容納五六個人，在艙內，自然沒有把身子立直的可能。艙的兩旁有小窗，後面是老媽子（有的是船娘的親母）的住處，也是她們炊飯煮茶的地方。這就是船娘們的家。她們除這營業的家——船之外，有另一個真的住家的。

目前，南湖的畫船，有年青船娘的只有十五六只了。她們的年齡，大半是在十五六歲至二十一二歲之間，比較年老的很少，至於單靠「擺渡」（這點後面再詳述）爲生的不在此範圍之內。她們——年青的船娘們，服裝並不



富麗，而表示着一種特有的秀美，也有穿着樸素的青色布衣的。在平常時候，船娘清晨起身，就候立在東園茶樓（這茶樓與西湖的西園茶樓相彷彿，營業非常發達，也是當地人士的集談消閑之地）的門前，招呼遊人，問着：「擺渡嗎？」「南湖去嗎？」「擺渡到烟雨樓白相去嗎？」這是她們的一種方式。假使你坐她的船，單純的擺渡到烟雨樓或三塔（這是嘉興的勝景之一）一遊，只要給她多則兩元，少則幾個銀角的船資，如果要在船艙裏逗留一下，她會把船划到偏僻的滿岸或冷靜的湖心，遊客們便可談，笑，玩若干小時——這與普通娼妓打茶會一樣情形——之久，所費多約四五元少則二元，這樣經過數次之後，就可宿在她們的船艙內過夜。可知船娘的營業方式，是籍「擺渡」之名，而行「賣笑」之實，尤其在夜間，遊人們的擺渡，決不會在黑暗中去賞識湖景的，炎暑的夏夜，自有例外。

她們收入最好，也是南湖最熱鬧的時期，是從清明後起到秋風刺骨的一



段四五個月之間，因為這時候，每當傍晚到深夜，南湖中涼風拂拂，空氣清鮮，誰都不免要想避免逼人的暑氣，而到湖面水上去享受一些樂趣。這是船娘終歲中營業最盛旺的黃金時代。

船娘的生活，是很簡省的，在船上僅有母親或乾娘二人，必須的膳食及雜支當然有限。至於捐稅方面，正式的有省建設廳的船舶執照，分上下兩期，每年計銀兩元。所謂「花捐」是沒有的，因為他營業上的名義是擺渡，並非什麼妓船。但在這嘉興當局名為禁娼，實則公開式的狀態之下，有時在深夜，船停湖心賣笑的時光，不免要被警局巡查着，這就將受處罰金，最高額為十五元，少則不一定。不過這是不常遇着的。而在船娘方面，也有避免此種麻煩的方法：就是不把船停在湖心，設法划到城內小河的掩蔽之處。——因為嘉興的水道是四通八達的。

每個船娘，都有一個先生，這先生，是當地的聞人，而且還有一個寄拜



父親，也是地方的著名紳商。她們所以有此種慣例，不外有了先生和寄父做靠山，在她們的營業及各方面，可得許多便利的緣故。她們應付遊人，抱着既自尊也自卑的態度，不相熟識的人們，假使你不去招呼她，她總不敢來和你說笑，不像普通娼妓的任性誘惑遊人，這也可算是南湖船娘的一種美點。

(二)

所謂陸妓，就是普通的娼妓，也叫「土娼」或「野鷄」，都是同旅館的茶房聯絡着賣淫的，在嘉興這類操皮肉生涯的賣淫婦，情形雖與別地差不多，不過因為地方生活程度的較低，她們的收入非常可憐，每夜的代價，自二元至最多也只有五元。而且在這五元之中到妓女手裏僅僅二元而已。旅館與茶房，佔去一部分，她的「烏龜頭」也坐得一點，最後存了十分之三四妓女的收入。

因為當局的禁娼是塊空招牌，而其宿夜金又如此低廉，所以嘉邑的娼

婦，非常之多，並且這般娼妓方面，大半染有惡疾。娼婦的來處，遠自隣縣，如平湖，嘉善，桐鄉等，也有從無錫，崑山等地方來的人；近則自本縣的鄉村裏出來的。

此類賣淫婦，營業的進益，固然有限，而且還受着當局的剝削，每月每個娼妓，普通要納稅三元，有時在路上被巡查者遇着的時候，又要送錢給他，否則恐怕有被阻止的危險。禁娼雖僅名義，而查夜時又不免常遭捉拘，罰起來則非五元至十元不可。這兒娼妓的黑暗與痛苦，真可謂已到極端了。

另外有一種娼妓，又名「麻將台子」，這當然是由打牌而抽頭的；這與前者的不同點，一則是在旅館中營業的，一則是自行租屋營業的。在後者除打牌抽頭外，兼着賣淫，甚有供吸鴉片，這可說是完全的祕密私娼。雖然祕密，但也同船妓一樣的有地方聞人做她們的先生，也可說是後台，以爲不時之需。其收入沒有定額，大概是自由付給，通常打牌一夜，是五元左右光





景，假使宿夜，則不在此限。這又是嘉興另一類賣淫的所在。

(三)

嘉興有，也許在別地方也有——，一種以賣笑聞名的尼姑，就是空妓，也叫做「喪妓」。

所謂喪妓，有加以說明的必要。尼姑當然會誦經念佛，人家倘遇喪事，就可請她們來拜懺，雖是青年姑娘，而在冬烘的長老者因為受了迷信與佛力的支配，也不以為「有傷風化」的這種拜懺，也可說是尼姑的正當的（名義的）職業，報酬沒有一定，多至數十元少則數元，同時也要看拜懺的時間及分量為轉移的。喪妓之名，由此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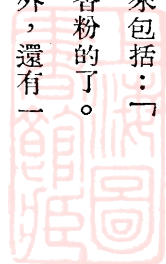
尼姑的住處自然是庵，在每個庵的裏面，都有個主持的老婦人，是穿着僧衣剃光頭的老尼姑。她經理着全庵的一切事務，不管拜懺或賣笑的收入，她必需乾得大部分，尼姑們所實得的却祇是少數。



尼姑是年青的少女，不必說，她們的裝束，可以用一句俗語來包括：「帶髮尼姑好玩」，就知道她們是同普通女子一樣的穿着時裝搽着香粉的了。在門徑未熟的遊人，是不易輕入庵堂的，除掉有相識者的引導之外，還有一種方法，就是南湖的船娘也會陪伴那些人去嘗試，因為大半的尼姑和船娘打成一片的。

初次進庵，她們招待客人們在客室似的房間裏坐談，以瓜子與青茶相待，而不易隨便走入她們的閨房中去的。這祇要付給一二元的茶資就好。假使去玩的次數與消費的金錢逐漸增加，或者可說是有相當的情愛（？）了，那末便可以任性欲爲，玩牌喝酒，把肉體給人享樂。至於費錢，是沒有一定的標準的。

尼庵的建築，在外觀同普通的相彷彿，但是裏面，却有些異樣，在前面是有不見佛像的，到樓上的閨房去更加來得奇特：要經過許多小門，才可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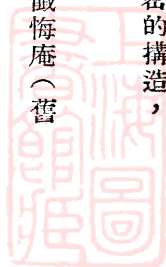


級登樓；甚且門後有門，進了一扇門，便使人不知去向。這樣機密的構造，不外是藉以防免外來的侵害而已。

目今這兒的尼姑庵堂，無從知道它究竟有幾個。最聞名的有懺悔庵（舊名迷子庵）烏橋庵（亦名萬年庵）等。其中的少女尼姑，也不過三四個而已。事實上，帶髮尼姑雖然好玩，但以免不了受着社會不景氣影響，已在開始衰落着了。

### ▲南京歌女的生活

京中歌女，與他處稍有不同。因為她們唱的全是京劇，沒有蘇灘或其他花樣。她們多半是蘇州杭州上海等處的人；但也有少數是北方或本地人。年紀都在十三四至二十七八歲之間。住在釣魚巷，大石壩街，小石壩街，緯巷，以及夫子廟附近的一些小旅館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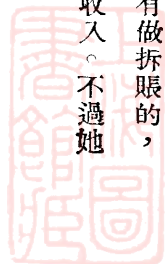


夫子廟各茶館樓上，是她們賣唱的場合。她們和茶店老闆有做拆賬的，也有做包賬的，每月平均，少的僅六七元，多的也有五十元的收入。不過她們是不全仗着這些的。

每日下午一點鐘光景，她們由自己的居所到賣唱的場合去。打扮得花枝招展，淡抹濃裝，怪像是個有錢人家的「大小姐」。賣唱時間，第一場是午後二時至五六時許。第二場自八時至十一二時。但有時因為伴着客人去遊玩而誤場不到的，是常有的事。

她們賣唱，不一定要唱得好。所謂「三分交際七分色，唱不入調也要得。」最使人佩服的，是她們的一雙眼睛，上場時能同時應付幾十個老捧客；並且更能吸引口袋裏鈔票擠滿的新客。

着了迷的人，便給她點上「四隻」「半打」戲。但在她們是覺得太平凡了，至多也不過報你「一笑」而已。要是你一次就給她來一打兩打，她便會



在散場的當兒，跑過來跟你打個招呼說：

「先生！要是有空，到我家裏去坐坐吧。××巷××號門牌。」

但你假是一個老年人的話，她便叫茶房來通知你。

到她們家中跑過三五次，便可「隨心所欲」。但「錢」當然是少不了的  
第一個條件。每夜十五元至五十元不等，是以顧主的「闊不闊」而定。

她們最喜歡「拜乾爸」，差不多每個人都有。做「乾爸」的，十九是無聊文人和白相人。平日她們利用乾爸的，就是「吹」，（在報紙上）。「捧」（在上場時）。若有什麼不測的事，便利用乾爸的拳頭或筆桿。乾爸的生意，多半是她們擔負的。

她們自己的開銷，平均每月至少得一百元才夠，不然，便要上當舖了。

## ▲江北婦女生活



中國社會的發展，是呈現着不平衡的狀態的。即以江蘇而論，在長江的南北，就有莫大的區別。顯然地，江北是因爲交通閉塞的原故，一切人民的生活上的習慣，風俗，是自有他們底特徵的。在整個的文化上來說，他們比較的落後些，即在婦女方面，像南方都市裏的摩登女郎是百不一見，在那裏，簡直是沒有婦女教育，因之，他們底生活，還是因襲着幾千年的遺傳下來的惡習陋規。雖然在近二十年來，我們底國家社會會經過幾次猛烈的變革，但是，革命的口號，似乎不會喊到她們底耳朵裏，她們是不會受過革命底洗禮。

像這樣，她們守舊的根性，還是十分的強固，她們的生活，自仍脫不了舊社會的形態，但是她們底責任心，却同時的十分堅強，這或者又是都市婦女們所不及。譬如她們在家庭裏，不用家長或丈夫去吩咐，自認烹飪，縫紉，雜務等是她們本身底天職，在一般的男子們底心目中也是這樣。這完全

是受着「男子主外，女子主內。」的規律所支配。

因爲如此，則一家的老小底衣裳鞋襪（布做的），都由婦女的負責縫製，送到成衣舖去做是沒有的。烹飪，一天三餐，一年到頭，板定的是女人底事務，男子是不到廚房去的，在廚房門壁上，常會貼一副「庖廚君子遠，鼎鼐婦人司。」的對聯；所以男子關到廚房去，是可羞的。至於打掃，洗濯，整理等等，更不用說，那也是婦女們底工作；她們因受着這些瑣碎的家事所糾纏，便很少出外的機會，到城市街坊去做買賣的，婦女們很少。除非是達到了什麼佛會，香會，或節日，她們才梳梳頭，裹裹腳，穿一件新衣服趕去湊一回熱鬧，順便開開眼界。

在農忙的時候，她們也到田裏去，協同男人耕鋤，刈麥，不過是做的比較輕一些的工作。

至於她們閒暇了，也會聚約鄰居的大嫂，小姑娘在一堆，消遣消遣；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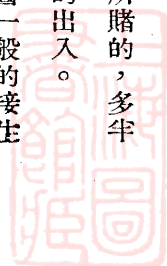


們是因爲沒有調和的娛樂資料，只好借賭博來取樂，大概她們所賭的，多半是手拈的紙牌，或捉骰子，輸贏很有限，通常的不過三元四元的出入。

假如她們達到了分娩，却是非常痛苦，多半是招呼一個巫醫一般的接生婆，她也不明白什麼叫產科學，也沒有什麼良好的方法，若是遇到了難產，往往大人和小孩都被犧牲了！即分娩以後，營養不能滿足，而妊娠期間，也談不到衛生和調養，要和通常一樣的工作，這樣，也就種下了她難產的惡因。

在那些農村中的婦女，大半是專尚樸素，做事只有服從家長和丈夫。她們是封建社會的舊禮教的和馴的奴隸；她們也沒有嗜好，吸煙，飲酒，是看不到的。

## ▲靖江婦女生活





靖江位於江陰對面。因為接近江南的關係，所以婦女也流行着剪髮，穿長旗袍——這當然是限於經濟充足的有錢人家。

是的，靖江除出：壞訟師仍是挑撥操縱人家打官司，借債仍要三分利甚至印子錢的十分以上利，廟堂仍是茂盛，有病仍須求仙方（向菩薩），國民黨部辦事員仍是僅僅到鄉下例行公事宣傳工作，……——外，好像社會其他方面是進化得多了，小汽車也可由八圩港到城裏，尤其在婦女方面，更是花樣百出：燙髮，畫眉，搽唇膏，小袖旗袍的女郎也可常發現於公園內，或街上。而高跟鞋，也有不少給我看見。穿高跟鞋的女子，走起路來也自然，活潑。在六年前，女子剪髮燙髮固然要受一般所謂老前輩痛罵，而穿高跟鞋更是認為踏高蹻，不成體統。可是現在却已被他們老前輩不注意了，無關問題了；這或許就是時代決定了強迫了他們的改變觀念吧。

「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的社會。」在上海還不能證實，到了靖



江給證實了。老張由上海回靖江息暑，因為是住在村莊裏，所以西裝，懷娥鈴，司的克，留聲機的旁邊還放着手搖紡紗車子；就是我的大東皮鞋公司十五元一雙的皮鞋旁也躺着用手兩邊送的舊式織布機（比用繩拉的次一等）。城裏已經流行高跟鞋長旗袍，而鄉村裏討不起女人的男家，不能拿出女家所胡討的禮金，集合幾個有力氣的漢子，乘女家不備，由其親丈夫領頭，強搶而回的事，仍是常見的。只要放了鞭炮，吃了圓子，關了房門，就算了事。女家在第二天也就算了，就是女郎本身不願意也沒有辦法。有錢人用少數的錢購買不能生活的女子，到家不但日未出而作，就是到日已落還不能休息的。蓄婢制，也仍在繼續進行，可是這還不能說明蓄婢制度的罪惡，婢女在終日做着牛馬生活之外，還要挨老太公打，太太打，少爺打，小姐打，甚至四五歲的小主人罵！



## ▲東北婦女生活

東北教育不甚發達，尤其是女子教育了。女子屈受教育的時期，却沒有受教育的機會，各縣雖有一二小學——男女同校——點綴着，但都是有名無實的。辦教育的既不認真，女子的家長都不願送之入學，惟恐其女染上惡習，而且一般人仍以「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舊觀念尙未拔除，是以女子教育迄今一無進展，平均女子受教育者百人中不過一二而已。成年的婦女羣尙爲蚩蚩之氓，什麼「婦女解放」是根本談不到的。

一般女子到十六七歲時，父母就爲之物色佳婿，她們是聽「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自己雖有相當的意見，但一望見父母尊嚴的面孔，什麼到了嘴角的話，也就輕輕地咽住了。普通家庭裏的女子，在未出閣的時候，還要每天從早到晚幫助母親燒飯煮菜，或打雜役，或照拂小姊妹。餘暇時就坐在炕上忙着做自己結婚時的一切需要的東西，如衣服，鞋子，被褥等等。這些

東西，要預備一世做人的需要，因為到婆家以後，婆家除供給吃食之外，什麼都是自己的。她們父母的經濟情況，若是困難不能供給時，就得自己設法蓄積點錢來預備結婚的嫁妝。她們既沒有知識，當然不能出外謀職業，只有靠命運嫁一好夫婿，以求終身的溫飽而已。

結婚之後，順事翁姑，服從丈夫，勤勞家務，撫育子女，視為她們唯一的天職一般。不幸遇着不仁的翁姑，暴虐的丈夫，也只有忍受而已。她們既做了媳婦，每天只有勞作和伺候翁姑的義務，却無一點什麼權利可享，所以她們惟一的希望，就是快生兒子；生了兒子，以後那半世人就覺得有相當依靠了，遵守着所謂『在家靠父母，出門依丈夫，夫死靠子』的禮教遺訓。而且生兒子也是翁姑日夜所喜盼的，那末至少可得翁姑一點青睞；若是生女，則大不幸了，在尊男輕女和傳代的觀念下，是不足為奇的。

至於受了中等教育的女子，當然對於自身有相當的覺悟，但是除一部分

較優秀的分子能得到職業——如充小學教員——外，其餘大部分都感到無出路之苦悶，於是以結婚爲唯一的法門，結婚就是她們最後的歸宿，在職業教育缺乏和舊社會壓迫之下，很自然地要形成這種無出息的傾向了。

## ▲蘇州婦女生活

(一)

蘇州，軟綿綿的蘇州，假使說棉絮是有彈性的東西，那末蘇州的事事物物連棉絮都不如。蘇州到底是納娶過西子的地方，迄今還保存着蕩人心魂的氛圍，滿街是病態的美女。蘇州的摩登姑娘，也有肥臀大腿，但是佔據全部的少數中之少數；大都是支着弱不禁風的柳腰，在花粉香裏擺搖。

她們雖然歡喜裝飾，卻還儉樸，大約是爲內地的經濟情形，比都市更爲不振的緣故所使然。她們大部份穿着洋布的衣衫，披着洋布的圍巾，敷着宮



粉，整天在路上遊蕩（或是站在門前閒眺）。

影戲場裏，公園裏，和其他可以頑耍的地方，都爲她們佔領。一般無所專事的少年，包圍着她們。

（二）

一般小家姑娘，黃黃的臉，蓬蓬的髮，瘦瘦的身體，一天操勞到晚上，她們也想玩，她們也想吃好穿好，但不爲事實所許。

東鄰或有喪事，西鄰或有喜事，那末她們抽暇去湊湊熱鬧，找些興趣，偷偷地睨視穿得很漂亮的少年。

還有些過份羨慕虛榮的小家姑娘，那末非常危險，或爲某公館老爺所勾搭，或有某店某行的小開所蹂躪，爲的想享些較優越的物質生活，而斷送了一生。

甚而至於有些小家姑娘，想找些錢用，常瞞着她們的父母，託故去會小



姊妹，而出沒於飯店旅館，做那類如賣淫的勾當。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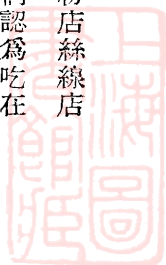
少奶奶們不是看戲，就是打牌，或是整天在綢緞店洋布店香粉店絲線店雜食店之類裏，消磨辰光。但她們卻不常上館子吃東西，因為她們認為吃在肚裏僅歡喜一時，穿在身上却風光多時的。

家裏的事情，有傭僕處理，用不到她們勞心。孩子是一件玩物，高興起來「心肝呀」「寶貝呀」叫一陣，不高興起來向婆婆或傭僕的手裏一送。

假使今天略有一些風，或飄着一絲雨，那末她們就不敢出門了（摩登姑娘也如此，連一般無所事事的男子也如此。）在家裏，照照鏡子，塗塗脂粉，畫畫眉也能很快的度過一天，當然，女為悅己者容。

(四)

窮苦的少婦如何呢？她們很可憐。



一天到晚忙着，忙得不可開交。要燒飯做菜，要洗衣補衫，要撫育小孩，要侍奉公婆丈夫，還要抽暇做些手工賺錢，貼補家庭經濟收入之不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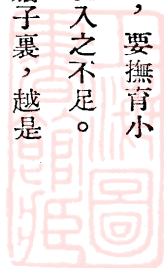
有時要受小姑的氣，或看公婆丈夫的嘴臉。越是窮苦人的腦子裏，越是保守着封建社會的殘餘思想，因為她們永無機會或閒暇去接納和領略近代的思想潮流，所以做窮苦人家的媳婦，更爲痛苦。

她們有的是青春，她們也想享樂，可是不能。

### (五)

蘇州人是沒有理智，沒有勇氣，沒有才幹的，他們是胆怯，懶惰，依賴性最重，最迷信的一羣（我得鄭重聲明：少數人除外）。他們凡事不能自己解決，卻去求泥塑木雕的佛取捨，卻去求虛無漂渺的神仙保佑。今世吃苦求來世安樂；今世富貴求來世更富貴。所以到處是寺廟，東也和尙，西也羽士。

婦女當然比男子更迷信，太太當然比少奶奶小姐更迷信（少數人除外），





所以一般老婦人她們的全生活，就是燒香唸佛，拜神仙。不分貴賤，一上年紀，總是摸着唸珠，「阿彌陀佛！」「玉皇大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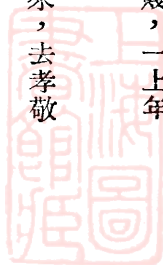
有許多老婦人，不顧兒孫的錢來處不易，却拚命向兒孫要錢來，去孝敬羽士或和尚。

(六)

虎邱的鄉姑娘，她們有結實的身體，靈活的眼睛，微黑的臉上掛着天真的微笑。在山石上跑來馳去，提着竹籃低聲唱着歌謠，向遊人兜售鮮花和麥柴扇。

她們在家裏的工作，除了做扇子種花以外，燒飯洗衣不算，要下田幫忙，還要照顧弟弟妹妹，抽空出來叫賣東西，好似玩耍呢。

蘇州的鄉下婦女，竟有如此大的本領，她們的肩上能夠壓着很多的重量，向前疾走。在光福，木瀆一帶地方的輿夫都由婦女担任，她們槓着由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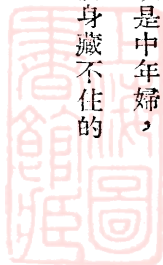
椅改製的山轎，裝着旅客，來來往往，履險如夷。她們是少婦或是中年婦，她們的膚色給太陽曬得很是黝黑，肌肉在臂膀和腿肚裏活動，滿身藏不住的健康的色彩在空氣裏閃爍。

還有更使我們感佩的，常常看見很多的大約十三四歲的女孩子同着她們的姊姊媽媽，挑着大塊的石頭，大担的黃泥，工作着，很快樂的工作着。

她們的體態健美極了，她們的精神飽滿極了。太陽依着西山放出模糊的紅光，歸巢的烏鴉載歌載舞，繞着炊煙盤旋。辛勞了一天的農夫，或是跨進茶樓，或是坐在場地喝酒。同樣操作了整日的農女農婦，尙不能休息，小的修抬農具，飼牛趕雞；老的忙着燒飯，中年的拉着將逝的餘輝，紮紮草鞋，打打繩索。在她們，絕不曉得貪懶，她們認為能夠安心工作就是享樂。

(七)

假使把以上的幾段記述，作一下科學的分析的話，那末城裏的婦女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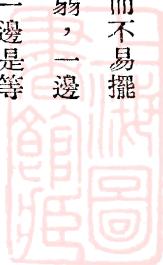


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鄉村的婦女是無產階級。你們看：資產婦女如何的浪費着生命，無產婦女如何的珍惜着自己，小資產婦女如何的動搖而不易擺定。假使再拿資產婦女和無產婦女作一下對比的話，那末一邊是怯弱，一邊是勇敢；一邊是渺小，一邊是雄偉；一邊是頹唐，一邊是興奮；一邊是等死，一邊是求生。

## ▲上海婦女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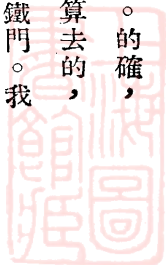
——一個政治機關女職員的自述——

每天早上看報成了習慣的我，有一天突然發現了一段：「某大機關招請女職員二人，薪金二十五元至三十元；中學以上程度，皆可報名。……」的廣告。當然，我是一個受過大學教育的人，程度已及格了，而且又是用不着什麼照片的，所以我便大胆的寄了一張履歷表去。還不到三天，他們就寄了



一張油印的通知書來，叫我到某處去應考。去的時候，我太高興了。的確，我很清楚，這是一個很有名，堂堂的政治機關。我有一位表兄曾打算去的，但是托的人物太小，所以失敗了，不料我反很容易的踏進了這個大鐵門。我所害怕的，就是考不取。待進了考場，我更證明了我一定失敗了；因爲在七十多個應考的人中，我認識有兩個是某大學畢業生，還有一個是我母校的教授。以我的學識來說，十九是無望的，而且我又沒有托什麼人情。

來了二十多個監場員，一齊站立着，其中一個先發了幾句話，他說，我們人太多了，要來用口試。於是一個個的被叫到他們面前去問話。他們問些什麼話，我可聽不見，只看見那二十多人，每人手中在不停的記錄着，我也不明白他們在記些什麼。一個人的回答，用得着這許多人摘記嗎？後來，他們叫着我的名字了。所問的除了履歷上已有的一些以外，只多問了一句「結婚沒有？」



很快的，第二天下午，就來了信。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的，我是被取了。我去了，我發見了另一個被取的，是和我年紀相彷彿的一個很美的人。她姓劉。薪金呢，說明了：她是二十五元，而我却有三十五元。由這時起，考試時的悶葫蘆還沒打破，却又開始了另一段的神祕生活。

一星期過去了，我卻連一件公事也沒有辦過。我每天總帶着幾本小說去看，消磨七八小時的光陰。簽到簿上，我也沒簽過，因為他們說，女職員是不用簽到的。所以遲到早走，或竟至於不來，都沒有關係。只要有一個男同事沒有事做的時候，他就會到我桌子旁來談天，真是討厭死人！他們知道我喜歡看小說，所以我常常在抽屜裏，發現了他們送給我的書。我又不知道那個人買的，退還給誰呢？這使我窘極了！再過幾天，彼此相熟了一點，他們又來請我吃飯，跳舞，看電影等等，我總是拒絕了。爲要避免他們來麻煩，所以每次回家，我總叫在海關作事的大哥來接我。於是一些男同事，有些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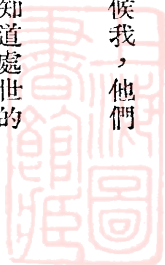


我了。公事房裏，既沒有機會；下公事房時，又有我的哥哥在等候我，他們真是無可如何。

劉女士呢，她坐在離我很遠的地方。我想她比我有見識，她知道處世的藝術。在她的四周，常常站滿了男同事，戲謔的聲音，不時的傳到我耳邊來。下公事房後，也總有三兩個男同事和她同走。據說看電影是日常功課；跳舞夜餐，也平常得很。有一次竟和五位同事，在×旅館打了一夜的麻將牌。在她呢，也許是爲着生計問題不得不敷衍飯碗，安之若素。同時也可以利用很好的機會，尋自己的愉快。不過，我總有些討厭她，所以也很少和她說話。她幾次請我去吃飯，雖然她聲明絕沒有第三個人同去，但老是給我推托掉了。

——一個電話公司女接線生的自述——

我從前曾在某埠某租界電話公司裏當過接線生，對於這種職業，有許多



女子非常羨慕，以爲我們過的是一種怎樣幸福的生活。但是這實在因爲她們不知道其中內幕的情形，她們更不知道我們是在那裏受着怎樣的痛苦和侮辱呢！

我們的工作時間雖沒有像工廠女工一樣的多，可是我們每天要做着七小時以上被監視的工作。我們一跑進公司裏來，就覺得好比進了牢獄一般。我們一天到晚像機器一般的工作着，一分種也不能偷懶，一天遲到五分鐘就得扣除半天的工錢。在我工作着的這間接線間裏，共有七八個外國女 *Four Nine Nine* 和十幾個中國女 *Four Nine Nine*。 *Four Nine Nine* 者，就是監察員之謂。她們猶如工廠中的工頭，整天的四處巡視着，看見了有誰在偷懶，或者誰在說話，她們就來譴責你，或者告訴大班。大班就立刻叫了你去，大大的教訓你一頓。

我們的大班是一個高而瘦的美國婦人。她是很嚴厲的。她的座位在中央



，四面環顧，監視着我們。她的檯上有一個聽筒。她的聽筒和我們接線生的不同，但和普通電戶聽筒一樣；不過她的聽筒有特別的妙用，她把聽筒放在耳邊時，我們幾百個人中誰在說話，她就能立刻曉得是第幾號檯在說話。有一次，有一位同事和外面一個男子談句話，恰巧大班這時正聽着聽筒，她聽見了，就立刻站起來和鼠子一般的偷偷地走到那同事背後，兩手在地雙肩上狠狠地一拉，把那同事嚇了一跳。那同事轉過身來，見是大班，連臉都紅了。大班問她在做什麼，又把她叫過去，當着衆人把她痛罵了一場，末了還操着蹩腳的上海話：「當心，當心！」

這兒是帝國主義一種賺錢的機關，是帝國主義施用榨取剝削手段的最好榜樣。雖則我們每月只有一二十元的薪水，但在這兒工作，告假是要扣工錢的；告半天假要扣全天工錢；一天假扣三天工錢；病假扣半天工錢，而且還要經過指定的醫院的證明。



還有一件事最令人痛心的就是大小便也要受限制。小便時報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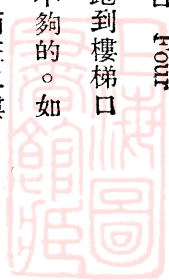
Four

Nine Nine。時間只許五分鐘，大便也只許五分鐘。從工作的檯跑到樓梯口，從樓梯口跑到二樓廁所便佔了二三分鐘，五分鐘的限度實在是不夠的。如果有人因身體不適，多去廁所幾次，大班便又要把她叫去問話了。而在二樓的大班和外國職員呢，他們既不要跑樓梯，而時間又不受限制。但她們無論是誰，進去廁所一次，却總是十多分鐘。這大概是因為她們在生理上的構造是有些與男子不同之處吧！

我這樣辛苦地工作了三年，直至後來公司裝了自動機，而中日戰事又在此時發生，公司趁我們逃難的機會把我們辭退了，以免我們要求失業補償費。這樣，我的接線生生活也就此告終了。

——一個女郵務員的自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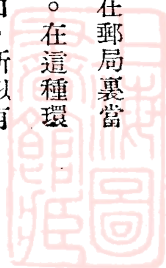
一般男子都罵我們是花瓶，祇是陳設着好看，絲毫沒有生產做事的能力



，××許多不耐人聽的話，那知拚命的好容易掙得一碗飯吃吃；在郵局裏當一個郵務員，偏偏這裏支局祇我一個是女性，其餘通統都是男子。在這種環境當中，不做一聲，未免過於寂寞；但也不能一天到晚不開一次口，所以有時隨意和他們談幾句，誰知他們就起一種詭心，不知想到什麼地方去？天天來和我嚙齏些什麼？萬一被上面的人注意：他就有「品性不端」的頭銜贈你，假使賭氣不和他們談話，他們就說是「眼高」，「搭架子」這類的話；而上級的人，有許多事又不能不和他們商量，領導，因此他們就借故着說：「定是和他有什麼苟且」！像這樣連口都不能開，過去找是非，轉來立不住足，對上級的人難，對同時辦事的人更難了！

——一個女錄事的自述——

我們管理科有三個女錄事，照例每月每人都要請假三天，假條是由書記長轉呈科長核准的；這次新來這位科長，聽說他是剛從日本回國的洋舉人，



他上辦公廳沒有幾天就下個條子式的命令：「以後本科職員，在此加緊工作時期，不許擅再請假，縱有特別情事，亦須呈明理由，俾資考核等語」。我雖也看到他的命令，但這是沒有法子的事，我公然照舊寫：「因病乞假三天」的條子，托一位女同事帶去。軍事機關的命令當然比其他行政機關來得嚴重。不幸的我，三天後仍去辦公；他——科長，就追究我「爲什麼違令」，同時問我「有什麼病」，當着辦公廳裏有許多人，把我嚴厲的質問，終於回答他「肚子痛」。他接着就罵：「肚子痛都要請三天假嗎」？

第二天早晨，就下了一道命令：

「十四，管理科准尉錄事×××，行爲不端，性情懶惰；該科科長×××呈請着予革職，照准」。

我看見這行油印字跡，馬上身子就軟了下去，氣都嘆不出口，同事們一個個顯着輕視的態度來看；已經走進辦公廳的我，從又站起來，提着皮包離

開這纔坐了不上半年的寫字桌。唉！

——咖啡店女侍自述之一——

先生，不要以為我是向你乞憐，希望你能夠多給我一些錢。我將我的真實生活「完全老實」的告訴你，不過爲了你所說的，要明白我們當咖啡店女侍的生活的實情而已。

咖啡店在前四五年，生活的確不錯，所以，就在北四川路上，已有六七家之多，其他如被稱爲富有法國情趣的霞飛路，及最高學府的大學校相近，甚至於普通中學近邊，也有咖啡店之設立。最不能使你現在相信的，在絕對是中國鄉鎮風味的城內西門，也有絕對西洋風味的咖啡店，而且那時的營業真不錯。但，在全上海，中國人開設的，用中國女子招待而設備比較妥善的咖啡店，據我所知，已不滿一手之數。就說本來是上海咖啡店的發祥地的北四川路吧，自靶子路至虬江路一段，現在是多麼冷落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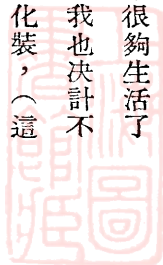
不知怎麼這兩三年來的咖啡店生意已大不如前，（她當然不能理解到上海社會的經濟沒落之原因），於是，當時會有過收入豐富時期的當咖啡店女侍的我們，是遭到貧窮的命運了；常常眼巴巴望着銀元來迎合我們的生活的需要，可是一忽兒就眼花了，銀元不見了！先生，到下半夜兩點鐘食客稀少時候，我常對那綠色的燈光做着收入豐富時期的甜夢的！現在，我們實在太苦了！

我們當女侍，一般是沒有工資的，即使有幾家的老闆肯給工錢你，至多能夠給你做車錢及早上回去時沿街買吃蒸飯錢而已。我們當女侍，完全希望飯客多，客人吃東西多不多倒不在乎，因為這是店主的好處，我們希望的是客人能夠多給些小賬來。我常常希望客人祇吃一盃咖啡，却付一塊錢，那六毛錢小賬好到手；但這在今日已經是難得會實現的美夢了。

我在飯客多的時候，一夜天也可得到三四塊錢。但我每月的進款，照最

近四個月算來，平均不過五十元而已。五十元，在你想來，似乎很夠生活了吧？但在我，是不夠得很，第一因為家裏的開支大，（假如不，我也決計不會來當這給人玩的勞什子的）；第二，自己身上的服裝，頭部的化裝，（這是做這勾當少不了的）和自己的化費，譬如烟酒之類（這已經慣了）的消耗也不少；我這五十塊錢一月的平均數實在是不實惠的，我們苦苦得來很少的錢還得給人家苦苦的取去若干——譬如流氓的「打秋風」等，是必須把錢送給他們的。那麼，你想，五十塊錢夠了嗎？許多人知道我們進款很多，更多的人不知道我們支出也很多；許多人知道我們賺錢很容易，更多的人不知道我們的化錢更容易。

先生，不瞞你，祇靠招待飯客收入的小賬是不夠我及一家子的生活，和其他一切的費用的，所以，我不能不將肉體給人糟踏了，做洩慾器是幫助生活的需要啊！五塊也好；八塊也好，陪他一夜，做場惡夢。也有時，老飲客



是沒錢給你的，長主顧中十有七個是以犧牲肉體來拉住他一星期來兩次的。像這些先生，有時一夜天的代價是絲襪子高跟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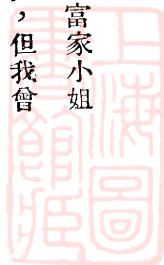
我是一天給人玩着過一天活，不知內容的人看來差不多我是個富家小姐，而我實在是個玩物。假如一天病了，不能給人玩，當然還有辦法，但我會病過一星期，却讓全家人餓了三天。

我是這樣子，別個當侍女的也不見得比我好，比我苦的我却知道得多。

說得很久了，先生，讓我喝盃葡萄酒吧——這是幫店主的忙，不然，他要怨我跟你多談話的。

——咖啡店女侍自述之二——

在×××做了二十多天的女招待，人生的不平，什麼都嘗到了。下面寫的，就是在這二十多天中所經歷到的一件事。



皮鞋聲在樓梯上「角角」的響着，進來一個身上穿着華美的西裝，臉上擦着雪花膏，頭上塗着司丹康的青年來。這是意識告訴我的，須得上前去招待他。

「先生，請這裏坐，吃些什麼？」爲着要解決衣食問題，不得不忍辱來幹這變相的賣笑生涯——女招待，去侍候這般少爺流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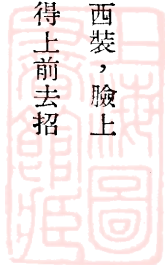
「先來杯咖啡！」

這青年一面喝着，一面儘是對着我望，一會兒又獨自發笑。「你姓什麼？」他問我。

「姓×。」我簡單的回答。

「照會生得怪漂亮的，今年幾歲了？」這傢伙不識相的進一步問我。我見他賊眼灼灼的不懷好意，所以沒有睬他。

「聽見麼？我問你今年幾歲了？」可憐他連杯中的咖啡已沒有了，也不





知道，還想把杯往嘴裏呷。

「先生，還要什麼吃？」我正眼不覷的問他。

「……要吃你嘴上的紅……」他賊忒嬉嬉的說着，那隻右手想來握我的左手。

「先生規矩些！還要吃什麼？」我給他一個釘子碰。

「看你不出，架子怪大的，好，隨便拿什麼來，威士忌，三民治，白脫土司……隨你拿來，好在你少爺袋裏有的是大錢。」他有些老羞成怒，想把錢來壓倒人家，可是我仍是給他一個冷淡。

但是這樣的事，給老班知道了。他說我得罪顧客，對於他的生意上會發生影響的，所以承他諄諄的教訓了我一番。他說：

「顧客是出錢來吃東西的，不是來賣氣受的。他有的是錢，我們要的也是錢。他問你幾歲，你就對他說幾歲。他要握你摸你，你就讓他握握摸摸，



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天然，你整塊錢整塊錢的小賬從什麼地方來？要是我店裏用的人，都像你一樣的得罪顧客，我這店豈不要連鬼也不來上門嗎？你想想，我們的店豈不是要關門。要是關了門，你的比月薪大幾倍的小賬，到那裏去賺？所以我勸你，你以後別要這樣傻，他們要叫你怎麼樣，你就依他們怎麼樣，摸摸握握反正你也不見得有什麼損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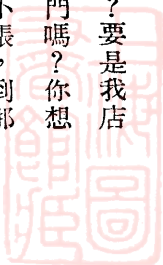
「是的，我是傻的，我幹不來這樣沒有廉恥的事，我不能讓他們任意調笑，我不願向他們獻媚。」我不等老班再說下去就乾脆的這樣回答他。

「你在我這裏做女招待，總要這樣做的。你若不做，那麼請你另圖高就，幹你願意幹的去！」他拿歇生意來壓迫我。

我不響，眼淚像雨一般的流了下來。

——一般勞働婦女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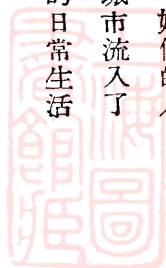
重工業不發達的上海，在全般的勞働者中，倒有百分之七十是女工，像



紗廠布廠絲廠綢廠以及其他各類工業部門，甚至商店中，都佈滿了她們的足跡。她們爲了自己和家屬的生活，拋棄了她們的故鄉，從鄉村從城市流入了上海；她們的住宅區域，大都在都市的近郊的污臭的地方；牠們的日常生活，有不能想像的悲慘。

封建社會內的婦女可以隨便當作商品的奴隸來買賣，或是因爲丈夫死了爲守節而犧牲她的一生；或是因爲處女的問題而被認爲罪人。同時因爲重工業的不發達，男子不易找到工作，所以在封建勢力中間又產生了男子對女子的剝奪。勞働婦女由勞働的所得，不得不供給全家的生活資料，甚至要供給丈夫的揮霍。這裏如果她沒有把她由勞働的血汗所得供給他，或是她在工廠中因過失被扣罰了工錢，這時候便有被她的丈夫辱罵或挨打的危險。

她們從工廠內回到家裏，便要料理家中的飯食洗濯，如果她們已經有了孩子，那末她們連睡覺的時間都沒有了，或是沒有安適的睡覺。一旦她或她



的孩子和家中的任何人病了，那末她們的全部生活就發生了破綻。

——絲廠女工的生活——

在每一個濃霧陰深的早晨，或是一個燈光黯淡的黃昏，會有一部一部的獨輪車，載着許多的小姑娘在我們底眼前經過，她們是努力求生的勞働者，她們爲了三毛四毛小洋，每天或每夜在疲勞的壓迫下維持着她們底生命！

她們這一羣中，最輕的年齡，竟有在十二三歲的，似乎她們不會有過享樂的時候，從她們每個人枯槁憔悴底臉上，可以透視出苦悶。她們在黎明五點鐘就得起身，提着一個飯罐或是小竹籃，身體是全部的呈露着沒睡足的情狀，頭髮蓬亂着，趕向那沒有陽光的，空氣惡濁的工廠裏去。她們的四週，被蒸人的熱汽所包圍，兩隻手在不停的動作着，沒有一些休息的時候。祇有那機器的震動聲和她痛苦的呻吟在交響着。在那裏，她們便失去了自由，必須要把那十二個鐘頭消磨盡了，然後才能跨出那嚴重的鐵門。這時候，光明



的太陽，已跑入西山底懷抱，不願再照顧到她們枯瘦黃灰的面龐了！

回到家裏，吃過了夜飯，便是睡眠的時分。在她們睡興正濃的當兒，那悽慘的汽笛又驀然地呼醒了她們底好夢，便連忙爬起身來，再奔向工場去。路上會有在汽車中的充滿着色情的眼睛的男女們在她們眼前掠過，漸漸地，漸漸地，那車影葬沒在深深的霧氣裏。

這樣一天一天循環不息，被蒸人的熱氣所包圍。

——被玩弄者的生活——

七層高的建築物頂上，羣集着地獄下的女性們。這兒是被玩弄的女子們的交易所。

夏熱，秋涼，還沒有交代的晚上，一個屋頂遊藝場裏，大羣的遊客，男女老小，全是歡天喜地的；而那一群妓女，一群女茶役，看上去是，比誰也都要快活些，儘是吸着捲烟，做着媚笑，說許多風情話。一個被五六個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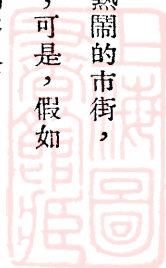


追逐着的，所謂「來路不明」的女人，倚在鐵欄杆旁，眺望着熱鬧的市街，竊竊私笑着。你看錯了，以爲是得意忘形地擺出自尊的姿態來；可是，假如你去探詢一下她的心事，那就不外是怎樣選擇一個比較肯化錢的男人了，——只是要你們肯化錢，她對於給誰玩弄一夜是毫無成見的。

嫖客和妓女搭訕着了。妓女先眯眯眼睛，於是男的就笑了。笑過之後，妓女開步向人少的冷角落裏走，男的就跟上去；她的背後，一個更善笑更會說話的半老婦人，怪形怪狀的跟了上去，一手拉住了男的袖口說：「先生，我給你做個媒。」

於是乎先生笑得更高興了，說：「請你們小姐來談談看。」

「不，我跟你談不是一樣嗎？我們小姐是不大會說話的。不過，你瞧，人很好，很文雅，……」最後這半老婦人輕聲在他耳邊說了：「……馬挺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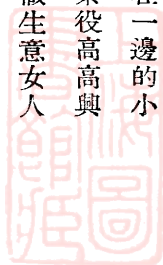


所謂小姐者，那妓女也回了過來；三人併肩站着；談着，又在一邊的小圓桌上坐下了。女茶役來問要不要喝茶，男的要一盃菊花茶，女茶役高高興興的端了過來，發過手巾，一笑溜走了；要不然，這是犯忌的，做生意女人的「生意」因之而受到影響，也是可能的，至於她不給妓女以手巾揩，據說這是一種規矩。

「一禮拜沒有接過客，清清爽爽的，先生就決定做了我家小姐吧！」在這種進攻方法中，免不了的，那老媽子使個眼風給於妓女，於是小姐也得放出些兒本領來，自打趣說笑而至動手捏一下拍一下了。

「六元錢，跟我上旅館去，都在內了。」男的這樣說。

「我們小姐不比人家，她不是濫做客人的，從來做客人起碼一根電線木（十元的意思），六塊錢太少了。」說着妓女更厲害的打笑着。終於是，「夜廂七塊錢」，一塊娘姨錢，一共八塊錢的交易議定了。



突然，妓女的手給一個穿沒領子的香雲紗衫的大漢拉住了。一看就知道是流氓之流，把這安分守己式的小市民嚇壞了。妓女沒有防到，他一站起來就走，向人羣裏一擠不見了。

於是老媽子怨着小姐，流氓胡鬧了一陣走了之後，他們的對話是：「碰着了鬼，倒霉！明兒終得上雷祖去燒燒香！」「誰教你去認識這種流氓，活生生把人家客人趕走了；你真倒霉，昨兒的客人祇有五塊錢夜廂，却給他拿去了一條小紡褲，今天接了好戶頭，却又給鬧散了。……」「……不認識這些流氓你在這裏就休想做到一天好生意，認識了却又……」

女茶役來這兒收茶資，茶客已去得無形無蹤，她跳着脚，極下流地罵着，到別處去找了。

在別一個人堆裏，女茶役擠得出了一陣臭汗纔找到了他，抑制着一烽火，還是慫慫小心的陪着他，好久好久，要到了六毛錢的茶資。但，這兒又有





了新的交易，她答應跟他一同去吃點心，上旅館裏的他的房間裏去。當然，明兒她可以從他那裏得到幾塊錢，或絲襪子高跟鞋旗袍料一類的東西的。

午夜，游藝場裏的燈火熄了。許多對數男女在這兒談妥了的交易是一同出去實行成交了。被玩弄的女子們終究去被玩弄了，在我們傍觀的第三者，當然不明白被玩弄者的心緒的。

### ——歌妓的生活——

社會對於妓女終於是鄙視着；至少，妓女給於社會的印象是「賤」！這些，妓女自身是感覺到的，只要她經歷過幾年風塵。

這裏寫的妓女並不是專以性器官勞動來獲得生活的，是一種所謂上等的比較優秀的一部份：以言詞與歌唱來獲得生活，所謂「賣嘴不賣身」。

她們大都從小在妓院裏養成一種個性，這個性是俏，蕩，爽，超。因為交際過各色各樣的客人的結果，對於各種人的認識的精微與透澈並不弱於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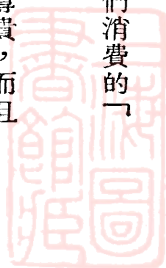


干政客。她們全靠着應付每個客人的手腕和方術而抓住了供給她們消費的「瘟生」。妓院，很少在實際上是虧了本的。

這些妓女實際上談不到貴賤問題。有時她們尊貴得比什麼都尊貴，而且是神聖不可侵犯，要是不中意某一個客人的時候，即使你化了很多金錢，往往買不動她一些真心，雖然她們爲妓院營業上的關係給予客人一些慣用的敷衍；有時喜歡了某一個客人的時候，即使你並不化錢，往往會真心地愛你，而且給予你許多精神物質上的助力，而且這種助力的實際性有時遠勝過一般家庭的女子所能施與的。

她們不像一般良妻賢母的看重金錢，金錢於她們只是利用來玩暢的一種東西，揮霍得很爽快，因爲得來也很爽快。她們需要生活各方面的滿足，但除了物質外，精神方面是很難補濟的。

關於性，因爲解決的機會像和有財產者處理自己的財產那樣隨意，所以



倒反看淡了的。

當你在筵席間大唱大飲聆她們悠揚的歌聲時，只要你的心靈會去感應她們，或者你將要感覺到每一句聲調是淒涼幽怨的，雖然唱的是戲劇。

誰沒有靈魂呢？淪落在青樓中的妓女的靈魂裏，比較別人是更煩悶的，只是她們掩藏得更深密罷了。他們把人生的苦悶一起表演到向客人歡笑的空間中了。

### ——女茶房的生活——

在這充滿着誘惑性的大都市裏，每一個公共的娛樂場所都會利用女性的美與肉去迎合人們底心理；無疑的，女性已成爲大家的消遣品，同時她們也成了招徠生意的廣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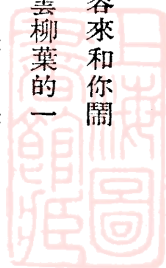
朋友們當你走進了×世界，××樓及其他的遊戲場之後，假使你要在那裏的某一部門坐下來的话，只須你一定神下功夫，便立刻會有着打扮得十



分嬌媚的姑娘來向你賣弄風情，來和你溫言蜜語，裝着滿臉的笑容來和你鬧趣。她們的唇，有時也塗上嫣紅的口脂；髮和眉，也梳染得和烏雲柳葉的一樣好看。她們更有訓練成熟的秋波來時時地向你挑逗，或者，她們也有的是生長着苗條的體態的。假使你也會玩一玩這種把戲，她們便很神敏地領悟到你的內心，便輕輕地走到你底跟前，說出一套的使你覺得有趣而又可笑的話，或者，你竟能墮入她們的迷網，說不定還要滾入她們底懷抱。

這不過是她們底用慣了的法術，她們原來還有職務的，所以她們除和你周旋以外，是要泡給你一盃香茗，送熱騰騰的手巾給你，固然她們是想叨光你的一兩毛的小賬，而她們底目的是想百般地叫你快慰，叫你底心兒跳動，跳動到玄妙的事情上去。

夜深了，人去後，一部分的她們是早就打好了門路，又找着個對象去操夜的生活，博取夜度錢；因為她們若單靠賣茶是不獨不夠穿吃，就是化裝費



也不夠的，而且她們是沒有什麼正規的工資，只有幹這半關半放的半公開的勾當了。

這是誰造成的呢？她們甘願這樣做嗎？不，決不，她們正是求生慾望最高的人，她們正是人生戰場中最前進的一員。只是，舊的社會壓迫她們這麼做罷了。

### ——舞女的生活——

上海是一刻不停地旋轉着，各式各樣的人，在各式各樣的環境中掙扎着生存，牠的表面的繁華，在初至黃浦江畔的遊客，不能透視牠背景後的咒詛，飲泣。舞女和倒糞夫，在絕不相同的上海環境中求生存，前者結束上海之夜，後者開始上海之晨，「上海生活」中舞女和倒糞夫的生活，可以表示上海是一刻不停地旋轉着之意。

慘綠色的燈光下，舞女在人們變態心理之下旋轉，她們賣弄風騷的媚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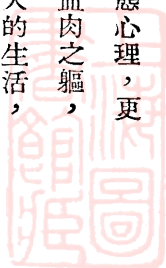


，顫動的臀部，……滿足每次出四毛錢代價的舞客；而舞客的變態心理，更以香檳酒——換句話說，金錢的誘惑，達到更進一步的目的，以血肉之軀，沉浸於酒精，性慾的生活裏以求生存。每天清晨才結束她們上一天的生活，得到安息。當她們像妖魔一樣從大建築物裏吐出來的時，倒糞夫也以他們的勞力來開一始天的生活。他們沒有好的營養，適當的睡眠，每天從像豬窩一樣的家裏出來勞作，再將疲乏的身體搬進豬窩裏去。

——花會娘娘的生活——

方桌上放着一疊歪斜的書籍，浮面的一本小冊子，是「招財進寶」的花會祕訣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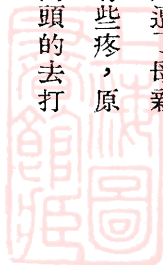
朝南橫着一張木床，帳門正下着，床前放着一雙女鞋，花會娘娘睡眼朦朧地開始在盤想着昨夜의 夢：老母忽然來滬，我一想她是歡喜麵的，於是很高興地去買麵。走出門，即看見一輛汽車撲面馳來，照會是廿二號。到了麵



店，向以銅元廿枚一斤的麵，這一次會錯給他們二枚，返家時，反遭了母親一頓罵，氣不過，隨即尋死覓路地向壁上亂撞……醒來時頭上還有些疼，原來自己的頭正碰緊在床桿上，既而，又想到今天本來找不到什麼門頭的去打花會，不妨拿二十二號「逢春」來觸觸機。

這是慣例，一骨碌爬起來，拖着鞋，拉了一塊毛巾，抹了抹眼，兩手頭髮撩了撩，上街口的花會聽筒，把僅有一百八十文去打「逢春」。他們發給她一張紙條，上面蓋着××花會的圖章，她隨手即向袋裏一塞，走回家去。

鐘敲二下，她還沒吃午飯，渴望地走到街口，一家玻璃窗上貼着一方塊白紙，用紅墨水寫着一個「逢」字。於是她全面的肌肉鬆動了現出一種驚奇的笑容，進去把袋裏的紙拉出來，向那穿着高領短衫褲，好似流氓似的人。對她看上幾眼，給了她兩塊錢。同時在場的人，也都朝她瞪斜了一會。她就低着头匆匆地奔回。



熱騰騰的酒在水壺中燙着，一陣陣的醇香薰進她的鼻孔，她不能忍地舀了杯先喝；接着樓梯突突的響了，最後，在房門處現出一位穿着很短而不入時的舊大衣，裏面一身很舊的西裝已沾了許多污漬，破的皮鞋頭上還堆着一點殘雪，戴了那頂呢帽的男子。在遠遠地看來，也許會當他是卓別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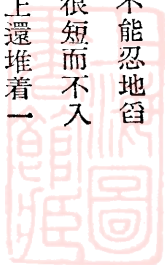
她邀他對酌，她儘談着關於花會一類的事，但那男子只是帶着愁苦的臉不做聲。

她又準備着把餘下的錢再去下注。

花會娘娘很少有這樣的一天。她丈夫每月的收入雖也有六十元，但經她的手送進花會「聽筒」的却至少有十多元。於是，他們一家便沒一天不在飢寒與憂慮中了。

——買長錠的生活——

「阿要賣長錠！賣長錠！」一個鄉村裝束的婦人，在夜幕籠罩着的各弄





各里叫喚着。

一家家的黑漆大門，立刻開啓，東也叫買，西也喊來；你十個銅子，他八個銅子，不多一回兒，一串串的紙錠都賣完了。婦人囊着豐富的收穫，帶着勝利的笑容，盈盈地去了。

一家家買了長錠，都立刻把牠在門外付之一炬，紙灰飛舞，翩翩若蝴蝶，紙蝶飛盡了，各家的大門也隨着嘖的一聲合上了。

大家說，每月朔望燒這麼兩次，可以得上天保佑，消災降福，而所費又祇是幾個銅子，真是大便宜事，而賣長錠者，也就寄生在他們這種心理中了。

聽到長錠聲，便可知道已到了朔望了，知道已到了人們久已淡忘的廢曆之朔望了，所以這賣長錠者是廢曆的報告者，是廢曆的擁護者；而上海人迷信的程度，也可見一斑了。



## ▲都市賣淫婦的代表生活

娟梅，是一個農村裏面破落人家的少婦，自從被飢餓與虐待兩大惡魔驅逐到這有小蘇州之名的區城來出賣着肉體，已有一年多的歷史了。

娟梅畢竟很年青，雖然苦過煮飯飼豬的勞作，也會在田野間炙熱的太陽之下流出過無數的汗珠，可是她那生成的細膩白嫩的皮膚依舊還保留着，只不過因為年幼力薄就操勞過度，身體略微瘦弱些而已。所以當她脫卸下了襤褸的布衣，穿上秀美的時裝，用鏡子照着的時候，使她不相信隔着玻璃的那個美女就是自己，她笑了；她感到未來好像有無限的希望在等候着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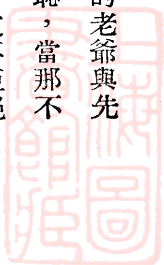
一個同村的男子，在外地不知靠着什麼事情謀生的阿青，由於他的設法與領導，娟梅終於亦驚喜地背了她的丈夫，離開貧苦的家庭來到熱鬧的區城。經過阿青諄諄的教練，娟梅知道了怎樣取歡遊客的手段，她是開始着神



女生涯了。

這是娟梅出賣肉體的初期吧：阿青不知從那裏引來不少有錢的老爺與先生，娟梅這樣想着，同時她謹慎而恐慌地招待着，她感到有點羞恥，當那不熟識的男子的手摸着她全身各處的時候，假使阿青沒有說過，她一定要拒絕他們，甚至要打他們幾個耳光，她也曉得，目前是不可能的了。固然娟梅有點悔意，但是她想到，有幾個來玩的男子會帶她到電影院去看從未見過的影戲，或到菜館裏去吃酒菜，這些同阿青對她所說城裏人好福氣的話確實不錯，再比她在家裏喝粥湯咬菜根還不能飽肚的苦楚總好得多，於是娟梅不露出什麼難過而當心地慇懃地迎送着此去彼來的男人。

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娟梅接觸着各式各樣的男子，年老的，年青的，強壯的，瘦弱的，都擁抱過她。她沒有一點快感與刺激，給她的只是疲倦與苦痛。雖然一張張的鈔票從遊客的皮夾裏摸出來，都在她的眼前一現就被阿



青收藏去了。疲倦積堆在她的身上，夜的生活比煮飯洗衣的操作更其辛勞，使她那衰弱的身子陷在病的狀態裏了；但是她仍舊受着阿青的監視與管束，繼續地接待着使她感到厭惡的男子。

她真的病了，娟梅已經染有惡疾了，雖然阿青還是強迫着她，可是過去趨之若鶩的各種男人也都絕跡不來了。同時，離開在鄉下的她的丈夫，已知道了她的行動將要提起交涉的消息，也傳到了娟梅的耳朵邊來，病倒在床上的她，蒼白的臉上，印着一條條的淚痕，死神好像已經出現在她的腦海。

### ▲內地養媳婦的代表生活

金大嫂幸喜她的婆婆發老病死了，從此，她由八歲做起的養媳婦而至於大媳婦之數十年的活地獄，現在居然被她跳出了。

可憐她這數十年裏面，真是穿無完全的布衣，食無飽足的白飯，如今，



他簡直是「跳出龍門當好運」了。

不過她還有兩樁事情，是她常常放在心頭的：

女兒鳳貞六歲了，還沒有相當的人家去做養媳婦，年紀一大，有什麼家產嫁她出去。兒子金土也有九歲了，金氏家門，全靠他來傳種接代，也應該早早地領個媳婦來，一則幫幫我做事，二則領過門來，隔幾年，可以早早地替他們成家。

這是她日夜思量，朝朝憂慮的心事。

事情總算湊巧，女兒已被東村王婆婆做媒，給附近沈三老的大兒子做養媳婦了。

她非但「跳出龍門當好運」，而且是「運氣亨通」，女兒領去了，不少時隔壁毛嫂嫂却替他兒子做媒。

「那位姑娘相貌好，人又乖，比你金土長一歲，正是「妻大一，甜如蜜



「！毛嫂說得金大嫂嘻皮笑臉，連忙叫個算命瞎子來一算。

子……申……酉……這位姑娘「夫運亨通」……和你郎公「天合地合」  
！……！

算命先生「洋乎其大」的說了一番，說得她心花怒放，紅紙包兒給了他四角小洋。

檢個吉日把那姑娘領過了，從此，她綿線兒打打，隣舍裏跑跑，逍遙快樂做婆婆了，什麼淘米，洗菜，喂羊，呵雞，都由她媳婦來替職。

可是一步進一步，從前她婆婆對她怎樣的態度，現在卻絲毫不改地自己來實行。「想來做婆婆的總要有婆婆的眉眼嗎！」

可憐這十歲的姑娘，一進了門十多日，這十多天裏面，打的味兒，雖沒有嘗過，罵的滋味，卻是嘗了又嘗了。

呀——一隻碗兒打碎了！



新進門來，已有這樣的禍，真是「不祥之兆」，做事一點兒不留心——這一次的打，真使這十歲的姑娘哭笑不得，痛在心頭，娘家又遠，去對誰哭訴？

數年功夫，養蠶總是養的爛蠶，沒有一點收成，這晦氣，於是都在這小姑娘的身上。

什麼白虎星——敗家精——罵得她無洞鑽，打得她沒處逃。  
一年過一年，她簡直是沒有一時一刻的安逸，沒有飽暖的衣食。



吳 江 柳 氏  
捐 贈 圖 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1 4426B

—118—

上海圖書館



1172000



必翻所版  
究印有權

版出月一年四三九一

真寫女婦國中

角三價定 册一

士女荷綠 者作

所行發總局書益廣

市中路馬四海上  
中街盤棋

所行發分局書益廣

重慶 開封 宜昌 南昌 漢口 長沙 北平 廣州



柳亞子藏書

No. 4366

